

青年生活叢書

# 美國建國偉人

宋桂煌譯

# 人傳記



785.21

132

正中書局印行

青年生活叢書  
美國建國偉人傳記  
宋桂煌譯



3 0646 2699 1



社會部  
圖書室

正中書局印行

## 弁言

02710

美國賴斐治博士 (Dr. Walter Leferts) 所著的美國的領袖 (American Leaders) 一書是根據美國史學會八人委員會 (Committee of Eigh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的擬議編撰而成，專供全國青年閱讀的；其所述首十二個人代表美國建國期中的領袖，自成一單元（在原書目錄中題爲 Men who helped to make our country independent）。本書便是根據這十二個人的傳記譯述而成的。

書中所述的十二個偉人，均能於美國獨立時各盡所能，以爲國家服務，終成功了建國大業。他們的熱心，他們的勇敢，以及他們的因公忘私和精誠團結，均爲天下後世所敬仰和稱頌。中國今日正當企圖復興的時候，這些建國偉人的行蹟，正可使我們獲得不少的教訓，發生不少的觀感，這便是譯述本書的一點意旨。

書中文字力求淺顯明白，而所述各偉人的遺聞逸事和名言特別多；至原書中所有美國人的

923.2  
5713

口吻均經酌量修改，又有少數過於冷僻或近於煩瑣的專名和事實亦經略去——不消說，這些都是爲求提高讀者興趣的。





785.R1

13R

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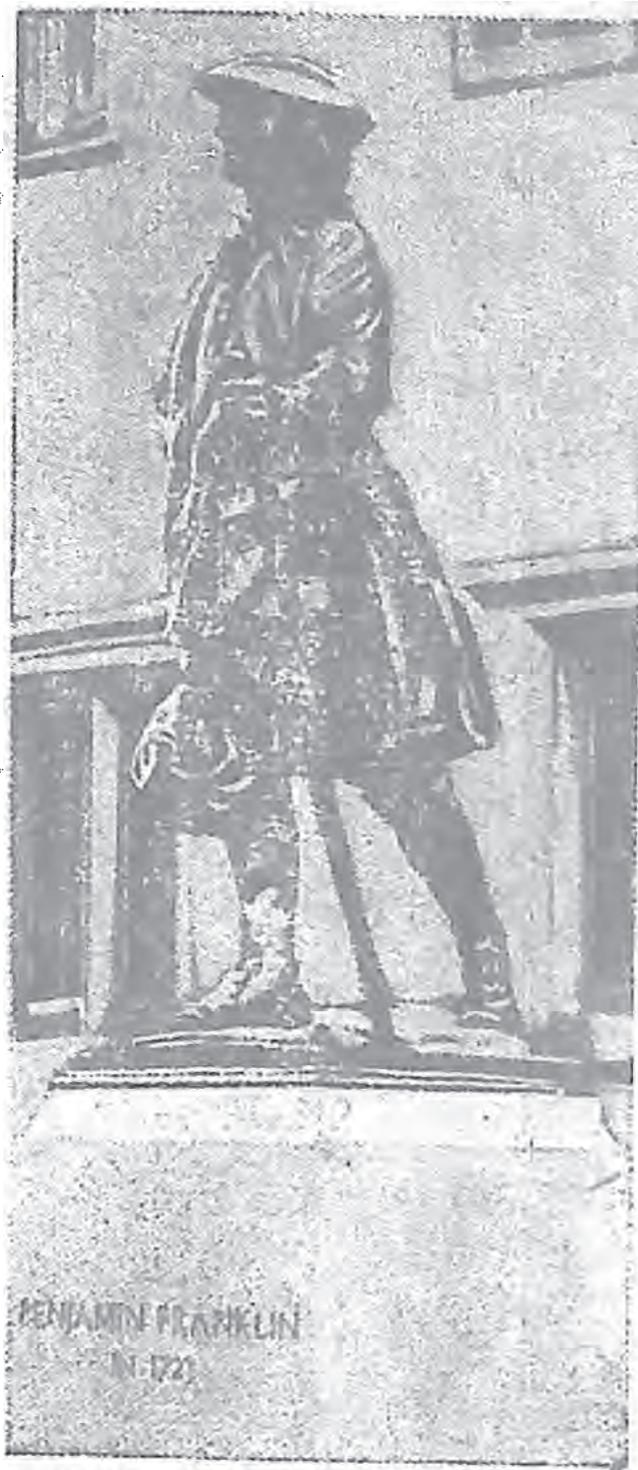
Amber)後，步行至新澤稷(New Jersey)，復由新澤稷沿德拉瓦河(the Delaware)而至柏林敦(Burlington)。由新澤稷至柏林敦途中共經兩晝夜，沿途未嘗見到有一個人家。在柏林敦復乘船前進，於一七二三年十月中的一個星期日的早晨，這位疲憊的旅客終得於非列得爾菲亞的大街碼頭(High Street Wharf)登了岸。

## 二 在非列得爾菲亞的商業生活

新城中的  
首次經歷

卜雅明·佛蘭克林在大街——此街現稱爲市場(Market)——上昂首前行。他是一個身材很高而體格健壯的十七歲青年，外觀質樸而面帶愉悅之容。他的衣服曾被雨浸溼，並且污染着泥濘，誰也想不到再過二十五年，他便是非列得爾菲亞最大的富人之一啊。

卜雅明因爲整夜坐在船上，此時已覺得很爲飢餓了，所以他見到已有麵包店開門，便非常歡快。他買了三個很大的麵包捲。他因爲他的大外衣的口袋裏塞滿了襯衫和襪子，便於每腋下挾一



於一七二三年由波士頓抵菲列得爾菲亞的卜雅明·佛蘭克林

麵包捲，口裏吃着另外一個，一面慢步前行，一面以很大的好奇心向四面不熟識的面孔，房屋，和商店招牌觀看。

有一個女子立在

自家門前石階上，也心想卜雅明是一個有趣的人，於是盡力地大笑。但卜雅明祇顧前行，未曾予以多大的注意，因為他在這新環境中，心內正有許多其他的思念。他此時已忘記了對於金錢的愛惜，以致吃了一個麵包捲肚內已飽之後，便把其餘兩個給了一個貧窮的婦人。

不久，卜雅明覺得疲倦起來了，他看見有許多人走進一所房宅裏，便也跟着進去。這所房宅原是一個教友派的教堂（Quaker meeting-house）。在其中的教徒都稱為『教友』，他們舉行禮拜時，既不唱聖詩，也沒有牧師登壇說教。凡願發表意見的人便可起立講話，若無人願意發言，便

全體靜坐着沉思默想。這一次舉行禮拜會，並未有什麼人想發言，可憐的卜雅明本來整夜未嘗闔眼，至此便沉沉入睡，至會終方醒。當時全體「教友」都醒着，也許會對這呼呼大睡的青年發笑的吧。

### 成家立業

佛蘭克林第二天便找得了工作。光陰迅速，倏忽間已是五年過去了，在這五年中，他的運氣有時好，也有時壞，總之，他未嘗把這五年的光陰浪費，他差不多無日不學着新的技能，獲得新的經驗。在這時期中，他並會到過英國。他的財產雖然很少，但他已是他的朋友中的領袖了。後來因為他的僱主營業失敗，他便想回到波士頓，但失業而回，又使他覺得可羞。

正當此時，他忽否極泰來，這實是他的勤儉和穩健的習慣所促成。原來他有一個朋友，名叫梅列笛斯（Hugh Meredith），他便是佛蘭克林所在的一家印刷所的學徒，生性懶惰，且好飲酒。佛蘭克林對於他有感化力，因勸他改過自新，不飲酒，努力從事工作，他也便信服了。因為梅列笛斯的父親本來富有資產，能夠供給這兩個青年自己營業的本錢，梅列笛斯便要求佛蘭克林與之合夥開店。結果，兩人合開了一個印刷所，地址即在大街上靠近市場的地方。後來梅列笛斯故態復萌，又

懶惰和飲酒了。最後，便把印刷所歸併於佛蘭克林，由他一人獨力經營。此時他又和李德女士(De-barah Reed)結婚，這位女士便是曾立在自家門前嘲笑他的那個女子；從此以後，他專心致志地努力他的前程了。

這招牌上寫着『佛蘭克林印刷所』(B. Franklin, printer) 字樣的小小印刷所尚能應付佛蘭克林所能招徠的生意。他的廣告上宣稱他的店裏不但經售外國書籍，紙張，墨水，羽筆等，並且肥皂，乳酪，乳酪片，茶，咖啡等亦有出售。可見這必是一月小百貨商店了。他的印刷機亦即在店中。他對於任何勞力工作，都肯親自去做，不以為可恥。他自製墨水，有時自己排字，並且自己推小車，裝載紙張回家；他因為刊印賓夕法尼亞公報(Pennsylvania Gazette) 所以用紙亦不少，該報每週刊行一次。

著名的一  
本曆書

這印刷所裏所出版的最著名的東西便是一本曆書。曆書本是每家日用必需之物。當時普通曆書上均載有全年的氣候預告，笑話，及格言，並有空白，以供筆記之用。每家往往祇有這一本書，既可當為日記，又可當為帳簿。

佛蘭克林見了每年銷售的曆書有千萬本之多，遂決計自編一種，稱爲可憐的理查曆書（Poor Richard's Almanac）。他伴稱他不過是發行人，而編著者名「理查」（Richard Saunders）。不久，這可憐的理查曆書竟打倒了其他一切曆書的銷路。他所編錄的笑話都談諧百出，令人解頤；他所寫的格言都聰明雋永，發人深省。佛蘭克林有許多格言至今尚爲人所常用，現在摘錄幾條在下面：

『智者一言已足。』

『光陰一去不復返。』

『十欠不如一現。』

『今日事今日畢，勿待明日。』

『早起早眠，令人健康，富裕，而聰明。』

佛蘭克林對於自己的格言都能躬自實踐。他尚有一個格言是：『你能好好照管你的店，你的店自能好好照管你。』他因爲能好好照管他的店，所以他便日益富裕了。賓夕法尼亞公報是一種

通俗報紙，此外他又刊行一種德文報紙，以迎合許多從德國遷來賓夕法尼亞的農民。菲列得爾菲亞全境及賓夕法尼亞全州的印刷物大部分都歸他的印刷所承印。此時他已無需兼售雜貨以圖餬口了，他已可以專其所業了。他到了四十二歲的時候，便把他的印刷所出盤，所得代價分十八年償還，每年應還款數和當時賓夕法尼亞總督的薪金相等。此外他尚有房屋及地產，每年租金收入亦甚可觀，所以他此時每年已有大宗的收入，以度其餘年了。他在經濟上的成功並非由於幸運，他的幸運便是隨他的勞苦工作和敏捷投資而生的幸運。

### 三 發見家兼發明家的佛蘭克林

電  
的  
實  
驗

自此以後，佛蘭克林不再做經商的事業了，所幸他此時尚在中年時期，尙是精強力富的人。他有一次寫給友人的信中有道：『我今後不再等候衆人的召喚了，却要供我自己的召喚。我將祇做我自己所欲做的事，此外任何事都不管；我將有餘暇來從事讀書，研究實驗，和朋友談心，這真是至快的事啊。』可是事實上不容佛蘭克林長久度這樣快樂的生



活，他自己亦早有見及此。他的本城，他的本殖民地，和他的國家都召喚他出任艱鉅，使他義不容辭，所以他此後的生涯仍大部分爲他人服務。這種服務生活終使他成了一個全世界公認的美國偉人。

佛蘭克林所作的實驗大部分是關於電的實驗；電力能做許多不可思議的工作，當時差不多尙未爲世人所知。向來有一種火藥，可以使物起火，但是爲用僅限於此。有許多人會注意到火藥的不可思議的作用，但電雖是功用至偉的東西，迄未有人應用之以爲人類做有用的工作。佛蘭克林和少數朋友依一定的計劃共同實驗，不久，便得了有價值的發見，以公諸世。

數千年來，人們都會目覩電光橫過天空；但從未有人想到這能融解金屬，立斃人畜的一道閃光會和以一玻璃管和絲質手帕相摩擦而生的火花是同一種力量。佛蘭克林經過了許多實驗後，終至懷疑電閃不過是電的形式之一種，因爲這兩種力量的作用完全相同。假使電能從雲中抽出來，那末，他的觀念便能證實是不错的了。

### 避雷針

佛蘭克林想：『一個人如立在高大的塔頂或教堂的塔頂上，大概便可以尖

銳的鐵針將電引下了。』當時法國雖已裝設這樣很高的鐵針，並且果能將電傳導至於地上，但佛蘭克林未嘗目覩，故不能滿足於心。當時（一七五二年）非列得爾菲亞尚無高塔或尖閣可以利用，但佛蘭克林自己發明了一種高及天空的方法。

有一天下午，當時正是炎熱的六月天氣，佛蘭克林看見空中電閃欲作。他便和他的兒子威廉（William）走至街市附近的一個牧場上。他倆攜帶了一個風箏，這風箏是用絲織品製成的，而非用紙製成的。風箏線的末端繫了一個黃銅片。他倆將這風箏放至空中後，便躲於一個牲畜棚的門前。佛蘭克林立着，將線抓在手中，一面看着雷雨交作。移時，他忽見線上蓬鬆的微細纖維都聳立起來了，這和貓兒受着電感時有時便毛髮聳起的情形相同。他以手指和那黃銅片相觸，便立受電震。於是他說：『雲中充滿了電力。原來到處都有電啊。』由此，佛蘭克林和他的風箏便著名於世了。

但在此時以前，佛蘭克林曾注意到電力有集中於尖端之性。至此，他便想：『聳立於屋頂的尖銳的鐵針爲什麼不可以使屋宇免於電擊呢？』他以這樣的鐵針樹於他自己的屋頂上，這便是全世界上第一個避雷針（lightningrod）。不久，他證明了此針果能使他的住宅免了雷電焚燒。

的危險，於是他快活非常。今日人家的住宅，工廠，教會，和學校都是以這種方法避免雷電的危險。

電擊  
笨鵝

避雷針雖是佛蘭克林的唯一偉大的電學發明，但此外他還發見了許多關於電學的東西，並曾以種種有趣的方法應用之。他的朋友時常擁擠在他的家裏，一似參與遊藝會似的，而他也差不多時時有新奇的東西給他們看。

有一天晚間，他放着兩個蓄着電的『萊丁瓶』(Leyden Jars)——一種和現在蓄電池類似的東西——預備用電力擊殺一隻火雞。當時因為他的朋友都興奮異常，喧鬧不休，所以他的注意便弄錯了；結果，他全身受着電震，隨時臥倒於地，不能自主。這真是九死一生，但佛蘭克林本善於談諧，對此却置之一笑，並說：『我原是要殺一隻火雞的，結果，却幾乎殺了一隻鵝兒。』(英文『鵝兒』一字有『笨伯』、『蠢物』之義。)

但佛蘭克林並不是一隻笨鵝，他却能時時從經驗中學得新的學問。他當時將這事詳加考慮後，便作結論道：『我幾乎觸電而死，但為時甚暫，所以並未感覺痛苦。我們現在執行罪犯都用絞刑，在我看來，這未免過於殘忍了。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用電力擊殺他們呢？』佛蘭克林的意見現在美

國已經有一部分地方實行，罪犯都上電椅，而不上絞首架。

佛蘭克林  
式火爐

但佛蘭克林所研究的科學事物不徒限於電學而已。他對於一切有用的事物都有興趣，他對於他人所有的事物都肯隨時隨地學習，再運用自己的心思，以求改進。當時大多數人家在室內取暖均用舊式的壁爐，這本是一種很呆笨，很不適宜的方法。看見火光熊熊，誠足令人興奮鼓舞，但其煙囪不能把烟完全輸出，即使能夠，其爐火亦過於燥熱，且祇能向一面放射，故處在這種火爐旁的人往往面孔受着灼熱，而背後尙感寒冷。熱氣大都從烟囪內散出了，而所消耗的木柴則很多——當時人尙不知用煤炭。移居到非列得爾菲亞的德國人中，有些人已知應用暖爐，但他們的暖爐異常笨重，殊不及上述壁爐之足以令人興奮鼓舞。

佛蘭克林見此情形，便運用他的智巧來研究製作，結果，遂發明了他所謂「賓夕法尼亞式火爐」(The Pennsylvania Fireplace)。這種火爐係用鐵製成，有四足撐持，前面有敞口，所以可以看見爐中着火的木柴。這種輕便的火爐可置放於室內，有一管通至煙囪，四面的空氣中均散布着暖氣。這種火爐既可節省木柴，又甚輕便，易於搬運，當生火時，又足令人興奮鼓舞，而無悶塞之感。

這種『佛蘭克林式火爐』在當時流行甚廣，至今許多人家仍用這種火爐，惟所燒的大都是煤炭，而不是木柴，至於在美國城市中，則不容易見到了。人家用了這種火爐，則居室內到處溫暖，可使全家人享受其利益，而無需全體都圍聚到爐旁，這是舊式火爐所萬萬比不上的。佛蘭克林本可享受這種火爐的專利權，單獨製售，並可將專利權轉售他人，因而可以大發其財，可是他所得於此爐的唯一利益，便是因見他人享受了此爐利益而得的愉快。他說：『我們既因他人的發明而享受了很大的利益，自己有機會發明了物件，以服務他人，就該覺得非常快樂。』他一生一世都是實行這種主義。

#### 四 美國建國以前對於邦國的服務

佛蘭克林  
和郵政

佛蘭克林第一次担任重要的公務，便是做菲列得爾菲亞的郵政局長。在當時，通信的人很少，所以郵件並不繁多。佛蘭克林很樂於担任此職，因為他所僱的郵差可以為他探訪新聞，又可以為他派送報紙，而無需另花郵費。他停止經商以後，仍担任郵政局

長，後又奉委爲美洲英屬各殖民地的兩個郵政總長之一。他在職時非常盡心，凡和郵政有關的事，他無不力求改進。由菲列得爾菲亞到紐約的郵件，每星期遞送兩次，不稍延誤，即在冬季，亦復如此。

### 奧爾巴尼會議

這時美洲英屬十三殖民地的人民都覺得他們和印第安人 (Indians) 及鼓動印第安人的法國人的糾紛的情勢日益惡劣。佛蘭克林就任郵政總長之翌年，各殖民地在奧爾巴尼 (Albany) 舉行了一個會議。這會議的目的是在和印第安人訂立一個公約，免得各殖民地分別與之訂約。當時誰都知道，各殖民地如能合作，便能抵抗法國人和印第安人而得自保。

佛蘭克林在他所發行的賓夕法尼亞公報上刊印了一幅寓意畫，上面繪着一條被截成若干段的蛇，每段上記有一個字母，每個字母都是各殖民地的名稱的第一個字母，所以各段便是代表各殖民地，圖畫下面寫了一個標語，這標語是：『不聯合起來便要死亡。』出席奧爾巴尼會議的代表對於所提出的各個議案，最贊成佛蘭克林的聯合計劃，於是一致表決通過。但當時各殖民地的人民以爲這計劃使得英國政府對於他們的權力太大了，英國政府也以爲這計劃使得各殖民

地的權力太大了，因而佛蘭克林的計劃終告失敗。後來經過長期的戰爭，獨立運動成功後，這問題才得解決了。

被推爲  
指揮官

當時組織了一隊義勇軍，以抵抗印第安人，全體共有五百餘人，佛蘭克林因爲居領袖地位，便被推爲指揮官。他本不想担任此職，但一般人民對於他非常愛戴。不消說，他是認此事是一個大笑話的，因爲他本來未嘗習過軍旅之事，甚至他家中一枝快鎗式手鎗都沒有；但印第安人的暴動並不是笑話，所以他便毅然就職，率領衆人開赴利亥河（Lehigh River），建築堡寨，以保衛同胞。

當時佛蘭克林已有五十歲的年紀，向來又慣在屋內過生活，當此嚴寒之際，忽教他在野外或小木屋的地板上睡覺，試想他何能習慣。但他生來體格強健，一向又因時常實行『空氣浴』和游泳，所以身體無病。他對於戶外生活，很能適應。兩月後，他回至家中，便隨即發見此時尚非他安處家中時候。他的部下認他是一個再好沒有的指揮官；他們列隊集於他的門前，鳴鎗致敬，以求他回任指揮官，但佛蘭克林對於此事很覺不快於心，因爲他們擊毀了若干電學儀器上的玻璃。

奉派爲駐  
英代表

一年後，賓夕法尼亞殖民地派遣佛蘭克林爲駐英代表，以便接洽該殖民地。和威廉烹(William Penn)的子孫之間的爭端。這些子孫此時仍分區管領賓夕法尼亞殖民地，但他們除拼命榨取人民以血汗換來的金錢外，對於殖民地的政務簡直不大過問。這爭端共遷延了五年，而佛蘭克林表面上竟似不甚關懷此事。殖民地對於他的服務略有酬報，他另外又有很大的收入；他和英國最有學問的人相結識，且有充分的時間從事實驗、讀書和交際。但最後他終於把此事解決了，處處均曾顧及賓夕法尼亞的利益，於是功成而回；但他仍是不得長久安住家中的。

此時賓夕法尼亞的人民非常厭惡威廉烹的各子孫，要求英王取消他們的統治權，由英國政府直接管領，另委一總督駐守該殖民地。他們要求佛蘭克林爲代表，以求達此目的，於是他又啓程赴美。這一次他竟至留英十年之久，這是他初料所不及的。

印花  
稅法

當佛蘭克林初抵英國時，他便發見英國政府即將頒行一種印花稅法(Stamp Act)。依據此法，英國政府將不經各殖民地人民的同意，向他們徵收一種

很苛刻的印花稅，即凡用於合法商業的一切文件，一切報紙和小冊子，結婚證書等，一律須黏貼印花。各殖民地的人民當然要竭力反對這法令，但這法令終於通過了。

印花稅法實行了，佛蘭克林心裏對此別無他法，惟有服從而已；他却不知道各殖民地人民對於此事的反對是如何的劇烈。他不贊成將收稅員逐回，並將印花焚燬的一班暴民。於是有些人很懷疑他的態度，甚至說印花稅法係出於佛蘭克林的主意。有一天，有一隊暴民聚集於他家的門前，聲言欲搗毀他的家具。佛蘭克林夫人本來非常寶愛她的家，當初佛蘭克林赴英時，令她同行，她竟拒絕，其愛家之情，可想而知，所以見此情形，非常駭怕，但她很勇敢地屹立不去。羣衆也終於散走了。

最後，遲緩的裝貨帆船終於把他的同胞傾向於反抗印花稅法的消息帶來了，於是他想必須竭其能力用種種方法幫助他們。因他的勸說，英國許多有勢力的人都改變了態度而同情於各殖民地。印花稅法終於取消了，於是甚至各殖民地和他爲敵的人也一致承認他的功績是很大的。但關於印花稅法，各殖民地雖獲得了勝利，牠們和英國政府之間的爭執仍不因此而止。當時的英王佐治（George）本是日爾曼族的血統，仍懷着日爾曼人的觀念，又有英國許多貴族爲其

後盾，遂一意孤行，決心依他自己的觀念統治各殖民地。另一方面，這新邦的人民也羣知他們的自由必須比英國政府所允許者更大，他們才肯罷休。

離美  
返英

佛蘭克林終因努力協助各殖民地而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甚至英國雖有同情於他的人，英國政府却非常厭恨他，竟使他有被捕的危險。他因為留在英國無益，遂潛離英國。他渡過大西洋，計費時六個星期，在這時期中，美國人和英國人已在勒克星敦 (Lexington) 和康科特 (Concord) 發生戰事。當他行抵菲列得爾菲亞時，他便從各方面聽得說，英國和牠的美洲各殖民地，在未決勝負之前是無和平可言的。一切辯論均告失敗；佛蘭克林惟有以全副精力為戰時的同胞服務了。

## 五 佛蘭克林和美國建國

參與大  
陸會議

佛蘭克林於抵家之次日，即奉派為出席大陸會議 (Continental Congress) 的代表。不久，大陸會議便於菲列得爾菲亞開會。在以後的一年半中，他每日

自早至晚均忙於工作和計劃，以為各殖民地人民謀利益。因為在英國政府統治時代，他曾任郵政總長，至此，仍奉委此職。除此職外，他又是保安委員會（Committee of Safety）的委員之一，這委員會實際上便是替代管領殖民地者所委任的總督來統治賓夕法尼亞的。自上午六時至九時，他在保安委員會議事，然後拿着他的三角帽，便趕赴大陸會議，參加每日舉行的會議。至下午四時，他便又以其餘的光陰來做其他的戰時工作了。

### 奉派赴 加拿大

這時華盛頓（Washington）的軍隊正將英國軍隊封鎖在波士頓，同時佛蘭克林和其他兩人被派前來擔任供給軍需之責，並計劃作戰。這一年的冬季，蒙特哥美利（Montgomery）和亞諾爾特（Benedict Arnold）兩將軍進攻駐在加拿大（Canada）的英國軍隊。次年初春時候，佛蘭克林奉委為三個赴加拿大的代表之一，負着勸服加拿大本土人——大多數為法國人——協助美國人的使命。

當時正在三月中，而佛蘭克林年已七十歲，試想令他長途跋涉，是如何的可怕。既無火車，又無輪船，而且陸有積雪，水有浮冰。在這嚴寒氣候之下，他們須渡江越湖，有時且須野外露宿。佛蘭克林

中途生了病，他想不能再見親愛的菲列得爾菲亞了，但他並未折回。後來他們三個代表行抵蒙特利奧（Montreal）了，但看見美軍業已戰敗，蒙特哥美利戰死，亞諾爾特亦負傷，加拿大人並不願予以協助。於是三代表失望而回。

奉派  
赴法

佛蘭克林恢復健康了，至七月中，便很愉快地簽名於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至秋季，他又奉委為赴法國的三個代表之一。這一次所負的使命很為重大。法國政府有意協助殖民地，但負代表之責，沒有誰再比這位『哲學家』資格更適合了——法國人因他的電學發明和有趣的著作，故稱他為哲學家。哲斐孫（Thomas Jefferson）本亦奉委為三代表之一，但當時他的夫人有病，所以當即辭職，未能同行。

十月裏的一天，佛蘭克林和他的兩個孫子由馬卡斯胡克（Marcus Hook）搭上一隻美國的戰船。從大洋中渡過，雖因船行甚速，途中為時無幾，但風浪甚大。英國的船隻伺候着截留佛蘭克林所乘的一隻船，好幾次緊追在後，但終未能趕及，那隻船不但使這位美國偉人安然抵岸，且於途中俘獲英國商船兩隻。

法國人民見了佛蘭克林抵境，歡喜得如瘋如狂。沒有什麼人能像他這樣使法國人歡喜的。他的樸素的衣服和樸素的外觀使他的伶俐的談話更足驚人。一個老年人總難免給人推斷思想遲鈍，語言呆笨，但佛蘭克林却能不假思索，應答如流。當時法國人士之傾慕佛蘭克林，殆成風氣，往往將他的肖像刊印在牆壁和用具之上。有一個富人嘗以房宅一座給他居住，一直到他離開法國時為止。

### 戰事的轉機

在這一時期內，一切都順利。佛蘭克林和同來的兩個代表把英國的船隻出售了，以賣得的款子購買鎗械、火藥及其他軍需品，以供給美國軍隊。但過了若干時，美國軍隊着着戰敗。英國軍艦將美國船隻驅逐離開了洋面，於是不再有英國船隻奪獲了，也不再軍需品供給大陸上的軍隊了。法國人對於美國人的能否獲勝，也懷疑起來了。

有一天，佛蘭克林和他的同僚正坐在家中，忽有一輛馬車行抵門口。從車中躍出一個青年，係從美國而來的一個送信使者。於是屋內的美國人全體奔出，聽候消息。佛蘭克林高叫道：『我聽說豪將軍（General Howe）占領了菲列得爾菲亞，真的嗎？』那少年說：『是的，先生。』於是佛蘭

克林綏弄着兩手，憂愁地走入屋內。他想：『我們怎麼辦呢？美國人的革命運動是失敗了。』但那來人高聲說道：『我另外還有更重要的消息呢。柏圭因（Burgoyne）將軍和他的全軍已在薩刺拓加（Saratoga）投降了。』佛蘭克林立時化憂為喜。全體美國人是如何的鼓舞啊！

柏圭因的投降實是戰爭的轉機。至此法國已允許和美國訂約，以船隻、軍隊、和經濟相助了。若無法國的幫助，美國的『革命戰爭』是不會獲勝的；而佛蘭克林誘致法國協助美國的功績是永久不可磨滅的。後來美法兩國和英國修好的時候，佛蘭克林也是簽名於和約者之一。

戰事結束後，佛蘭克林仍滯留法國，處理一切善後事宜，經過了九年，乃準備回國。在事務上，他雖會有種種的煩惱，但一向都是很快樂的。他說：『法國人有使自身為異邦人所愛的本領，且成績至為精妙。』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曾以他自己的肖像贈給佛蘭克林，肖像之四周滿嵌着珍珠。佛蘭克林臨行時，沿途法國人民舉行盛大的慶祝，表示歡送。

最後的服  
務和榮譽

佛蘭克林回國後，即被推為賓夕法尼亞州總裁，即現在的州長。此職本每年一任，但全州人民都愛戴他，故得連任三年。他同時兼任在菲列得爾菲亞集會的

制憲會議的委員，這會議便是担任制定美國憲法的。此時他年已八十一歲，且身體多病，故不能久立。他每有長篇演說，便用筆寫下，由他人向會衆宣讀。但他雖年高多病，他仍是會議中最重要的一員。會議中常有激烈的辯論，但佛蘭克林總設法使發言者的意見終得歸於一致。

憲法制定之後，有少數委員說：『我們不願簽字。』佛蘭克林見此情形，便對大衆作一篇愉快而簡短的演說，大意說這部憲法他也不十分滿意，但所能成功的，這要算最好的了。其中不無缺點，這層他也肯承認，但他仍願意簽字。經佛蘭克林一番忠告以後，大家便一致簽了字。

各人正在依次簽字的時候，佛蘭克林注視着會議主席華盛頓所坐的一張椅子。這椅子的背面繪着一個太陽，光線向四面射出。他說：『好，當我們討論這新憲法的時候，我曾時常看着那個太陽。我當時不能斷定這太陽是一個朝日，還是一個落日；但現在我們可以斷說牠是一個方升的旭日了。』他的話果然不錯。美國各州的採用這部憲法，實是全美的新光榮，並且給全世界立了一個榜樣。佛蘭克林一生最大的功績便是他促成這部憲法的一切努力啊。

佛蘭克林在逝世以前，還有一個榮譽，即他八十四歲的那一年，他也曾簽名於要求取消奴隸

制度的請願書。不久，這位美國偉人便溘然長逝了。臨危時，他的女兒和他的親愛的孫子都立在他的床前。舉行葬禮時，參加者不下二萬人，從他的墓前走過的人，都可想到一個英國名人的贊辭，而生起敬慕往古賢哲之心，這贊辭是：『我一生中有機會遇見的一切名人中，我想要算佛蘭克林博士是最顯異的了，從他的外貌和談吐看來都是如此。』

## 六 佛蘭克林對於菲列得爾菲亞的服務

無市街  
的城市

當佛蘭克林時代，菲列得爾菲亞雖是美國最大的城市，但自威廉開闢此地六十年，我們尚不能以為那裏有許多市街。佛蘭克林從波士頓到菲列得爾菲亞時，舟子所以停船過夜者，即因誠恐在黑暗中看不見該城，要從旁滑過。誠然，當時該地不過是若干人家集居的地方，既無石鋪的街道，亦無路燈，亦無公安局或救火會，更無醫院或圖書館。這樣的城市於人民是沒有多大的利益的。使菲列得爾菲亞成爲一個真正的城市，佛蘭克林的功績要算最大了。

菲列得爾菲  
亞圖書館

當佛蘭克林尙是青年的時候，他聯合了若干朋友，組織了一個俱樂部，每週聚集一次，從事讀書和討論。當時美洲各殖民地尙沒有所謂公共圖書館，所以佛

蘭克林便提議十二個會員中每人均須將所藏圖書送俱樂部陳列，以供全體會員閱覽。

起初大家很能遵守這種辦法，後來有一個不經心的會員損壞了幾本書，於是各人便都把書籍取回了。佛蘭克林是時時要有新書閱讀的，所以他便想募款建立一個圖書館。他耐心做去，不屈不撓，經過了一年之久，募款的事漸有端倪，這便是菲列得爾菲亞圖書館的基礎。

當時美洲所出版的書籍很少，所以這圖書館裏的書必須向倫敦購買。後來書籍運到了，佛蘭克林便把牠們陳列於俱樂部之內。他被推爲書記，就是我們現在的圖書館管理員。這圖書館是很成功的。不久，其他讀書會便相繼成立，因爲一班人民都願意以佛蘭克林爲楷模而效法於他。

後來有些富人漸漸對於這美國的第一個公共圖書館也發生了興趣，於是相率捐款相助。規模既日見宏大，遂定名爲菲列得爾菲亞圖書館。美國革命結束時，其中藏書五千冊，到得現在，已有二十五萬冊了。



鋪 砌  
街 道

威廉烹所計劃的菲列得爾非亞的街道是很直，很有規律的。在地圖上，這些街道是很好看的，但在地圖上並不需要用石塊鋪砌。這些街道在一年之中有一時期陷於泥濘中，其餘的時期則裹在灰塵中。佛蘭克林的住宅本靠近市場，其附近因為行走的人特別多，所以泥濘亦特別厚。他可憐行人在街道上拖泥帶水，便請於市政當局，將街道的兩旁均用石塊鋪成人行道。

但不久泥濘又積滿了新鋪的地面上，却沒有一個人肯出力使之整潔，於是佛蘭克林又出而設法。他勸使沿街的人家出錢來僱人工作，除去泥濘，使街道復歸整潔，果然有人來承攬這種工作。其他部分的人民眼見得在整潔的石鋪街道上行走，是多麼舒服，加以佛蘭克林竭力宣傳並肯予以協助，不久，全城便都用磚塊，石子，或石塊鋪得整齊而清潔了。

設 察  
隊 警

當時菲列得爾非亞並無一定的警察隊。全市劃為若干區，夜間的治安則由各區警吏輪流負責維持。輪值的警吏則可召喚本區的公民與之共任警備之責。不消說，一般公民是不很注意這種責任的，於是養成了一種不良的習慣，即每年出款若干，即

得免此責。於是各警吏以一部分錢僱用老弱或無用的人來担负此責，其餘的錢則飽入私囊。老弱的人固不能勝任，無用的人則徒知飲酒作樂，所以雖有他們守夜，並無補於治安。

有許多人都認識得這種警備制度是很不當的，但並無一人出而設法改革。於是佛蘭克林提議另組正式警察隊，按月給以糧餉，使專負維持治安之責。後來此種計劃終得完全實現了。

### 創辦救火隊

非列得爾菲亞有許多房屋都是用木板砌成的，而煙囪的裝置又欠研究，故每易失火。當時公家既無救火的機關，民間又無救火的組織。有了一家失火，隣家便拼命灌救，但往往不能救熄，燒得精光。佛蘭克林乃聯合了三十個人，共同組織了一個聯合救火隊（Union Fire Company）。每人須各備一隻皮水桶，又須備若干皮袋或籃子，以便從失火的人家將器物裝出。這種辦法甚為良好，因而其他救火隊相繼成立，最後差不多凡有家宅的人都加入一個義勇救火隊。不久，非列得爾菲亞便成了世界上防火事業辦理得最完善的一個城市，而所以有此成績的，大部分應歸功於佛蘭克林。

佛蘭克林  
的墓碑

倫敦的聖保羅大禮拜堂 (St. Paul's Cathedral) 是一個著名的建築師所督造的。他死後便葬在這大禮拜堂裏，他的墓碑上所刻的文字有一句說：『你如欲看他的墓碑，則你的四周到處可見。』佛蘭克林被葬在菲列得爾菲亞。我們到該城市向四面觀望，則到處都是他的墓碑，整潔的街道，剛強的警察，勇敢的救火隊，都足令人想起佛蘭克林對於這城市的貢獻。一個雄偉的圖書館，一個優美的醫院，一個壯麗的大學——這三者都是這奇異的美國公民的奇異的墓碑。



## 二 亞當斯（一七三二——一八〇三）

「我們當初革命的奮鬥若是完全失敗了，倒比現在成了一個可鄙的國家來得痛快。」——致曾簽字於獨立宣言的某友書。

### 一 父親是波士頓的領袖

生活的  
發端

當佛蘭克林正在非列得爾菲亞開設印刷所的時候，一個名叫撒母耳·亞當斯(Samuel Adams)的青年適從波士頓郊外的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畢業。撒母耳的父親富有資產。他在波士頓有很大的勢力，愛參與本市的公共事務。他建築了一座壯麗的房宅，住在這裏，則波士頓港盡在指劃間，他對於他的兒子的培植起初即很周到。



撒母耳·亞當斯

父親自建了一座麥芽廠，專營以麥芽釀酒的事業，因而便教撒母耳做這種職業。

數年後，他的父親逝世了。撒母耳和他的一家大小便都住在這廠屋裏，繼續做以麥芽釀酒的事業。但他不善於經商；老主顧日見其少，新主顧又不上門。這座廠屋漸漸變成敗落的樣子了，撒母耳的子女又時常向他索衣索鞋，而他又苦無餘款應付。幸而撒母耳有許多很好的朋友，他們時常設法使他有機會賺錢，使其至少足以養家活口。他的夫人是千人中難得一個的主婦，既很勤勞活潑，又很省儉。

撒母耳的學業成績很好，並且善於詞辯；但他一畢業，即發生了一個問題，即做什麼事業好呢？他厭惡做一個宣教師；他絲毫不高興注意法律的事，後來他試行做一個商人，但又為他所不喜。這時，他的父親祇顧奔走公務，便忽略了私事，所以撒母耳似乎必須自己找一個合於己意的職業。後來他的

獲得了眞  
正的職業

亞當斯到了中年了，有許多人說：「撒母耳·亞當斯因為奔走公務，便忽略了私事。」這話誠然不錯。他找得了他很能勝任的一種事業，便是領導政務。當時從英國派遣到馬薩諸塞（Massachusetts）的各個郡長常和這殖民地的人民發生糾紛；而每次發生糾紛，亞當斯總以口頭或文字爲殖民地人民辯護。每有重要的政治辯論發生，人民總想亞當斯也應該出而贊助；他自己也肯隨時貢獻他的能力。

當着爲印花稅法發生風潮的時候，亞當斯年紀已有四十二歲，家產已經十九耗去，而佛蘭克林當這樣年紀的時候已經發了財；但亞當斯雖窮，他並未因此不給一般人十分尊視。亞當斯就年齡論，老得很快，這時他的頭髮已經花白了；但他的身體很爲強健，每次辯論，他都能看中竅要，論斷確當。

和英國  
的糾紛

當大家都已得知佛蘭克林未能阻止印花稅法的通過的時候，亞當斯便覺得英國和殖民地人民間的衝突定是不免的。於是他更加奮勇，從事鼓舞馬薩諸塞的人民起而爲自己的權利而奮鬥。當時他心中有兩大思想。他說：「英國政府不得殖民地人民

的同意，是無權向他們徵稅的。各殖民地必須團結起來，然後英國政府才能注意他們的疾苦。」

英國政府對於各殖民地本無虐待之意。但英王佐治及其佞臣不能看出各殖民地的人民向來是很注意自身利益的，對於他們自己的事務，很想自主。佐治本是德國血統，不能覺悟到他統治下的人民，除他所願意允許的權利外，尚有其他權利。他以為各殖民地的人民應完全服從，凡事均聽英國政府自由處置，但殖民地的人民又以為：「我們距離英國很遠，簡直是另一個國家，我們需要做什麼事，我們應如何支配我們的稅收的用途，我們自己要比英國政府知道得更加詳細明白。我們誠然是英國人，但我們要求和大洋對岸的人民享受同樣的權利。」

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共有十三個，而對於英國政府對於各殖民地的虐待，以馬薩諸塞反對最烈，而在馬薩諸塞，要以亞當斯大聲疾呼得最厲害。他每夜都坐在家中寫論文，題目不外是「反對徵稅」、「各殖民地聯合起來」等。每天夜深了從他的屋前走過的人都看見燈光從屋內射出，誰都說：「亞當斯正在寫反對保皇黨（Tories）的論文呢。」（當時保皇黨擁護英國政府的政策）亞當斯除在報紙上發表論文外，又跑到街頭對工人們演說各殖民地和英國政府的糾紛，告

訴他們他主張他們應如何投票表決。工人們都想，他真是一個好人，因為他的衣服樸實，簡直和工人們所穿者不相上下，他對人演說時並不十分驕傲。凡對於政務有興趣的人，他都肯與之談論，談話時都坐在木板上，甚至坐在地上。

### 英國新 頒稅法

英國政府因為印花稅法既大遭反對，便把牠取消了，但同時聲稱：『我們要  
用其他的方法對殖民地的人民徵稅。』因此，便頒布了一種稅法，即凡從英國運  
輸到美洲各殖民地的玻璃，紙張，油漆等貨物均須納稅，而當時這些貨物，各殖民地又必須仰給於  
英國。茶葉也列在須徵稅的貨物之內。各殖民地的人民一聽之下，都說：『他們沒有對我們強迫徵  
收這些稅的權利，但我們如要應用這些東西，便非出稅不可。』

殖民地的人民最後決心非至英國政府將這些稅法取消，不再購買英貨，一班富人甯願用婦  
女織成的土產粗布做衣服，總不願購買英貨。他們停止吃羊肉，因為這樣可以多省若干隻羊子，以  
便出產羊毛，供織布製衣之用。英國商人因為銷路斷絕，大感痛苦，因而向政府懇切要求取消新稅，  
以便恢復銷路，政府不得已便應允了，但對於茶葉一項，仍照舊徵稅。英王佐治說：『我們定欲保留

這項賦稅，以表示我們有權對殖民地的人民徵稅。』

這時有些人以為英國和牠的美洲殖民地的人民的糾紛已經過去了。但亞當斯深不以為然。他認為此後各殖民地的人民且須更加提防，他並為馬薩諸塞的每郡均成立一個『通訊委員會』。有了重要的政治消息從波士頓傳出，便須先行報告各郡的委員會，然後由各委員會傳播到當地的人民。這種辦法實是今日電報和電話的最好的替代品。因此，馬薩諸塞的人民較以前團結得更加緊了。不久，各殖民地也都組織了委員會，互相通訊，於是把全國都聯合起來了。亞當斯對於英國漸漸變成一個危險的人物了。

## 一一 公開的抵抗和茶黨

菲列得爾非亞的發難

英國政府為制服亞當斯和他的朋友所倡導的反抗運動起見，便想出了一個新計策。英王佐治和他的大臣想誘使殖民地的人民完納茶稅，因而用許多船隻，載滿茶葉，運到美洲各大城市，而茶葉的價錢很小。英王心想美洲人民是不會拒絕這樣的一個

便宜交易的，他們必欲因茶價甚廉而出稅。他的想頭錯了，因為美洲人民把他的計劃看得很清楚，因而宣佈他們不願用這樣的方法省錢。

英王就各個港埠指派了許多商人，以便買賣這種賤價的茶葉。菲列得爾菲亞是首先發生風潮的一個城市。有一隻茶船將由倫敦開出的消息傳到了該城，一般愛國志士便集合在邦議會前的方場上，這便是一七七三年十月間的一天的事。這名叫柏里號（Polly）的一隻船載滿了茶葉，正向菲列得爾菲亞航行而來，大約在一月以前便已啓碇。再過一個月，這船便可抵港了。市民將如何對付呢？

這大會一致決議道：『不許這茶上岸。』當下推舉了一個代表去見由英王派來的商人，要求他們承認不將這茶出售。這班商人因為聽到一種恫嚇，說這茶堆放到什麼地方，便有人把這地方付之一炬，所以便決計不允許大家的要求。

後來柏里號向德拉瓦灣（Delaware Bay）開來。進港時，有一個舵工接到了一張印刷的傳單，隨即送給船長阿爾斯（Ayres）上面說：『你的貨裝進來，便要把你打落到沸水裏。你的船要

有被焚的危險。船長，你還是要鐵索加於頸項，還是要用十加侖的黑油澆在你的頭頂上，並用一打鵝兒的羽毛替你洗刷，好使你改換容貌呢？勸你還是趕快回轉去，免得施用鵝毛吧！』

但是這位船長竟把船沿德拉瓦河駛至新澤稷的格羅斯忒（Glorestet）。這時有一個小船招呼他，要求他登岸到茶業委員會（Tea Committee）講話。這委員會中的公民對他詳細解釋他如想把他的貨物在菲列得爾菲亞卸下，必欲遇着如何的障礙和危險。他們說：『船長，跟我們一齊進城吧，給你看看人民是如何的憤激。』

阿爾斯到了城內之後，公民中之比較粗魯者果然欲以黑油和鵝毛饗之，經委員會多方的排解，方使他得免此災。既而他被帶至邦議會。因為人數過多，便仍移到廣場上。圍聚者共有八千人。這些人很能鎮靜，很守秩序，但阿爾斯已經把菲列得爾菲亞人民的精神看得十分明白了。他連忙承認了不把茶葉卸下。柏里號不再前進了，船上的貨物經過稍稍整理之後，這船便順流開回英國去了。菲列得爾菲亞人已表現了他們自己已有權利自由思想和自由動作。

波士頓  
的茶黨

但在柏里號離開菲列得爾非亞之前，有三隻茶船抵波士頓。保皇黨的總督必須這三隻船將茶葉卸下，才肯讓牠們開走。波士頓的公民自從聽了菲列得爾非亞公民的精神，便興奮非常，至此，他們便也決計阻止卸貨。

當時波士頓的人民都到舊南教堂（Old South Church）開會，這次開會的領袖便是亞當斯。當時是在十二月裏，各人相繼演說，不知不覺間已到了傍晚。這些愛國志士想：『怎麼辦好呢？』他們都不知道有一種驚人的事正在來臨，也許撒母耳·亞當斯在幕後曉得吧。

最後，亞當斯起立了。他宣布道：『今天這會除救國外，其他無事可做。』這好似一個信號似的。正當此時，全堂的人都聽得印第安人的戰號嗚嗚而鳴，向窗外一望，見有五十個印第安人結隊而來。但在塗色和羽毛之下，却是白色的面孔。這班印第安人都擁至碼頭，同時市民有數千人跟隨着。他們一直衝至茶船上，在這月色朦朧中，將茶箱一一搬出，用斧之劈開，將茶葉完全拋到海水中。總督欲為英王徵稅並保全茶葉，結果，却兩方面都未能達到目的。

其他各城的  
拒茶情形

在查理斯敦 (Charleston)，曾有一船茶葉卸到岸上，但因沒有人購買或販賣，所以便儲藏到潮溼的地窖中。不久，這些茶葉便壞了，於是便拋棄了，所以結果和拋棄在海中無異。

在紐約，曾有兩隻茶船進港。有一隻船上，祇裝載了幾箱，船長否認船上載有茶葉。及經人民查出，責其欺枉，便把各茶箱傾入海水中。對於另一隻船，未許其開入船塢，但其船長却登了岸。於是市民組織了一個遊行隊伍。他們說：『船長，你來，給我們護送你回到碼頭上。』教堂裏的鐘聲齊鳴；自由的旗幟飄揚着；音樂隊奏着悠揚的音樂，和平地把那英國船長送回到了划船上。他上了船之後，便開向大洋對岸去了。

有一隻美麗的船，名字叫做拔基·斯條亞 (Piggy Stewart)，開向亞那波里 (Annapolis) 而來，船上載貨甚多，但茶葉祇有少量。船主安多尼·斯條亞 (Anthony Stewart) 住在亞那波里。他和該城的其他商人一般，曾簽約承認不再以茶葉進口；但因分量很少，他想把船上其餘的貨卸下，他說：『噢，一點兒是無妨的，』於是便付了茶稅。人民聽了這個消息，憤慨異常。立時召集了一班

暴民預備去焚燬拔基號。安多尼·斯條亞突然見到了他自己證明他不是一個真正的背叛美國人的主義的人的機會。他說：『我自己去焚燬。』他曾以他的妻子的名字稱呼這船，可見這船的精緻；但他不得不傷心地帶着引火料，划到船上，將引火料拋入船艙中。拔基號燒得精光；這把祝火便是對英王表明美國人反對苛稅的決心的。

### 三 作戰和獨立

勒克星敦  
和康科特

亞當斯和他的通訊委員會送信到各方，傳播他們所謂茶黨(Tea-party)的消息。勒徹耳(Paul Revere)是一個富於熱情，勇武精神，和為公心的人，他騎着馬到菲列得爾菲亞，一路傳播好消息。英國政府當然震怒。蓋治將軍(General Gage)本負指揮波士頓英軍之責，至此復被任為馬薩諸塞的新總督，掌握軍權，並增派軍隊，以便強迫人民服從。他奉命逮捕愛國領袖亞當斯，但未敢下手。亞當斯若是被捕解送到英國，英國政府便要當為叛國犯隨時解決了。

但蓋治將軍另外想了一個方法來使亞當斯偃旗息鼓。他派了一個祕密使者去對亞當斯說，他如肯不再反對英國政府的政策，英王便給他許多金錢，並給他很高的位置。亞當斯答道：『你不能誘我拋棄我們國裏的正義主張。』這位愛國家兼領袖，差不多一生貧窮，但始終不屑以自己的利益置於祖國的利益之上。

蓋治將軍得了援軍之後，便胆大了。在一七七五年四月間的一個晚上，軍隊陸續開駐到波士頓的各個碼頭上。他們預備開往港的對岸，再通過鄉間，去搶奪愛國志士藏匿在康科特（Concord）的鎗械和軍火。勒微耳連忙飛奔而出，警告沿途的人民，尤其是亞當斯和罕科克（John Hancock）因為他們兩人此時正逗留在勒克星敦（Lexington），而那裏正是英軍必經之途。

到了半夜，勒微耳行抵勒克星敦村。他急奔至牧師家裏，那裏有義勇軍正在保護着亞當斯和罕科克。守衛的班長喝道：『不許鬧！』勒微耳答道：『鬧有得鬧呢。官兵已經來了。』於是有義勇軍五十人從床上跳起，在田野中排成一字形，準備和一千個官兵接戰。亞當斯和罕科克從牧師家中走出監督。

一大早晨，英軍到達了。英軍的指揮官大聲喊道：『逃散，叛徒，逃散！』但義勇軍屹立不動；英軍遂實行射擊，美兵死傷者共二十人。亞當斯和罕科克見到這時繼續抵抗，徒然無益，便連忙由田中逃至安全的地方。在這天的午前，需要得一安全的地方的却是英軍。他們進抵康科特，但美國人從四面包圍而來，如刺人的黃蜂一般，各人從樹後或石壁後發鎗。應聲倒斃於地下的英兵不下三百人，其餘的人都因悶熱和力不能支的關係，伸長着舌頭，像狗子一般，情願休戰回到波士頓。戰爭已開始了。亞當斯和罕科克準備赴菲列得爾菲亞參與第二次大陸會議的時候，亞當斯說：『這是多麼光榮的一天啊！』

### 大陸會議和獨立宣言

這會議所需擔任的責任至為重大。牠負指揮戰事的責任，但大多數的代表說：『我們是反抗英國政府不義的行爲的，但我們並非企圖離英而獨立。』他們想，亞當斯想使美洲獨立的心太熱切了。最後，一般人民才看出自由是終可獲得的，這時，亞當斯才見到他的同志已逐漸同情於他的主張了。會議中推舉了一個委員會，從事起草獨立宣言。哲斐孫 (Thomas Jefferson) 和佛蘭克林是這委員會中最出名的兩個人物，而全稿差不多都是出

於哲斐孫一人的手筆。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這偉大的宣言為大陸會議所通過，但到一月之後，才經過全體簽字。科克本為會議的主席，他很粗，很用力地簽了他的名字。他說：『佐治第三不戴眼鏡也是能看得出的。』佛蘭克林也不能不說句笑話，他說：『我們不吊在一起，便要被一個一個地絞死。』亞當斯則想：『又是一個光榮的日子啊！』

晚年的  
生活

自此以後，一直到戰事終了時為止，亞當斯總留在會議內工作，幫助促進獨立宣言的實現。和他一齊簽字的朋友先後離去，從事其他救國工作，位置改由他人接替；但一直到真正的戰事結束為止，亞當斯總在竭其全力以領導國事。這位不屈不撓的愛國家在會議中工作了七年之後，便回到了他的故鄉波士頓，以度他的餘年；但他仍繼續為他的國家和本州服務。

馬薩諸塞州之迅速批准聯邦憲法（United States）——這是美國民主政治的基礎——大部分應歸功於亞當斯之力。有兩年，他的老友罕科克任馬薩諸塞州州長，亞當斯副之。這兩個老

革命甚得其友朋之敬愛，選舉時所用的票子上都印着兩個人的名字，金色輝煌，令人注目。罕科克逝世後，亞當斯便繼任州長，每任一年，共連任了四任。

華盛頓任總統期滿的一年，亞當斯也聲明他不願再幹了。這時他年已七十五歲，他覺得他的效力於國家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他始終肯隨時運用他的思慮和力量以爲公衆服務，而對於一己的私事，每不關心；雖至此時他已年高的時候，他仍是一個貧人。所幸他的亡兒有一宗財產讓給他，使他老夫婦得儉省地安度其餘年。有好幾年，這一對老夫婦每走至教堂的時候，一般人民都並肩觀看。亞當斯逝世時年已八十三歲，他雖貧於資產，但能富於榮譽。全美國的人民應永遠記着：亞當斯是首先當衆宣稱『美利堅必須成立一個獨立國』的一個人。



### 三 亨利（一七三六——一七九九）

『佔據在我心中的第一件事便是美國的自由；第二件事便是美國的統一。——  
維基尼阿批准聯邦憲法時在里士滿的演說。』

森林中的  
巴特里克

當佛蘭克林在菲列得爾非亞停止經商的時候，有一個名叫巴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孩子正在維基尼阿（Virginia）的森林中亂跑。便是印  
第安人也沒有誰像他這樣愛在戶外過生活。他諦聽着鳥鳴，想學知牠們的歌唱和叫聲的意義；他  
常到南安那河（South Anna River）中游泳和垂釣；他用他的燧石槍到森林中打獵。有些人想，  
巴特里克做這些勾當的時候太多了，誠然，他正式受教育的時候實在很少；但是因為他是一個聰

亨

利

四九



本來態度莊嚴，這時當然要比平時更加面現愁容。這時他不過是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竟受了這樣的一個重大打擊，結果，他出賣了幾個奴隸，以賣得的款子又在鄉下開了一分店。

這第二次的經商試驗的結果並不比第一次好，過了三年，他便永久脫離了經商的生活。當時他是二十四歲，有妻子和兒女需他供養，並且負了不少的債務，過去的三次失敗使他不能忘極。就此而看，巴特里克·亨利似乎一生中將不會有多大的事業做出來了。

### 改 學 律 師

不消說，巴特里克此後將如何謀生這問題很費了他的一番躊躇。最後，他決計學習法律。在當時，美國各殖民地的律師不一定會進過正式的學校，却可以自習，以便應考。巴特里克本善於運用思想，曾讀過很多的歷史書籍，這些都是他的計劃的良好基礎。他努力讀書，日夜不息，不久，他便以為他已準備好了。他為應考起見，不得不親至威廉茲堡（Williamsburg），因為這是當時維基尼阿的首城。他過於自信了，幾乎又告失敗。主試者對他說：『你還沒有準備得充分呢。』但巴特里克似乎很能自知他的學問，再三懇求發給證書，主試者終於承認了他的及格。這一天他回家的時候，當然非常愉快。

巴特里克  
著名了

當英國把法國人驅逐離開了北美洲的時候（一七六三年），巴特里克·亨利已做了三年的律師。當時發生了一個關於維基尼阿法律的爭辯，即是否應以定以菸草代款撥付英國內閣大臣的薪金。亨利為主張更改舊法律的一方面所聘用。這是他所到的一個最重要的案件。他起立的時候，先遲疑了片刻。在場的人從小便認識他，這時他們都想：『巴特里克·亨利又要失敗了。』

但巴特里克運用他的力量和能力開始發言。他挺身立着，軀體魁梧；他的黑色的眼睛閃着光芒；他的優美的語聲散布到全堂。在旁的人都愉快地靜聽着。不久，他的說話的勇敢便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反對方面的律師曾說：『這是國法；維基尼阿的人民不得英國的同意，是不能加以更改的。』但巴特里克說道：『維基尼阿應該自定法律，不受英國的干預。我們自己比英王更加知道我們要怎樣的法律。』

這位青年律師竟說出這樣大胆的話來！反對方面的律師便大聲喊道：『叛逆！叛逆！』但其餘的人都贊成他的話，陪審官亦復如此。這勇敢的發言者不過說了維基尼阿許多人所欲說而未

敢說的思想而已。他說完之後，大家都圍聚而來，把他簇擁而去，一致稱頌他，歡聲雷動。

巴特里克不再是無名之士了。自此以後，維基尼阿的這一部分的人遇着評判一個律師的時候，往往便說：『和巴特里克·亨利一般好的，一個辯護士』。不久巴特里克當選爲人民代表，出席威廉茲堡的維基尼阿立法會議。這時印花稅法的信息恰恰傳到了美國。巴特里克是一個新議員，但他首先主張反對印花稅法。旁人聽了他的話，便又高喊道：『叛逆！叛逆！』但他最後終能喚醒了維基尼阿人，使他們拒絕繳納英國所欲徵收的稅項。這時維基尼阿的精神便成了其他各殖民地的榜樣。亨利的言論傳遍了全北美洲。

大陸會議中的  
巴特里克亨利

巴特里克·亨利爲自己和全美國人的主義努力，忽忽已經十年過去了；這時他當選爲出席第一次大陸會議的代表，這會議集於菲列得爾菲亞。美國人和英國政府間的爭執這時已走向激烈的時期。不久，辯論便要化爲砲火了。華盛頓亦當選爲維基尼阿的出席大陸會議的代表。有一天，正是八月底，巴特里克·亨利於赴菲列得爾菲亞的途中晤華盛頓於味嫩山（Mount Vernon），並宿在那裏過夜。次日，兩人一同乘馬赴菲列得爾

菲亞。他倆乘渡船過頗陀馬克河 (Potomac River)，乘馬至亞那波里，然後復乘船過廣闊的折撒比克灣 (Chesapeake Bay)，經四日始抵菲列得爾菲亞。

次日早晨，大陸會議集會於嘉本特大廳 (Carpenters' Hall)。全體代表共五十人，都是愛國志士，但以往曾經相會過的人很少。巴特里克·亨利首先發言。他的服裝很為樸實，起初說得很從容不迫，正和許久以前在維基尼阿相同，沒有人十分注意他。但他逐漸增加說話的力量，不久，全場的人便都驚羨地互相搗鬼說：「這是誰？這是誰？」

次日，因為各殖民地互相嫉妬，所以會議中起了一種爭執，這次亨利的發言更加引起了會衆的尊敬。他嚴正地說道：「我們斷斷不可視我們是維基尼阿人，賓夕法尼亞人，紐約人，和新英格蘭人。我不是一個維基尼阿人，却是一個美國人。」他的這番話正和後來演說家韋白斯特 (Daniel Webster) 所大聲疾呼的「自由和統一」精神相同。這時大多數的人都重視本州，而忽視整個的國家，所以這種精神正是對症之藥。美國的得以建國，即賴有此種精神。

最後，第一次大陸會議的工作終於完成了。各代表已竭盡其力量以使美國人保全其權利，並

求避免戰爭。但亨利在心中知道戰爭是不會避免的。英國和各殖民地的人民既不能意見一致，誰能解決兩方面的爭執呢？他回到了維基尼阿，便召集人民同受軍事訓練，準備作戰。

『不自由毋寧死』

次年（一七七五）春季，又於里士滿（Richmond）的聖約翰教堂（St.

John's Church）開會。這教堂至今仍在距詹姆士河（James River）不遠的一個山上。這次巴特里克·亨利又代表維基尼阿出席。這一天天氣溫和，許多人聚集在這教堂的門口，擠在窗台前聽他演說。這一次他下手時並未作遲疑態。這是他的最驚人的一次演說。

他嚴正地說道：『再沒有懷抱希望的餘地了。我們已竭盡了一切的力量以求和平。我們如還想保全我們的權利，便非出於一戰不可。下一次從北方疾馳而來的暴風，便要把鎗砲衝突的聲音帶到我們的耳中了！我們爲什麼還懶豬一般立在這裏？生命的可親可愛或是和平的甜蜜果然值得拿上枷鎖和做奴隸掉換嗎？我不知道旁人怎麼辦法，但是我，總是不自由毋寧死！』

亨利說完之後，並未有人鼓掌。因爲這番話太驚動人，以致全場的人似乎呆了。他們一時竟一聲不響，因爲亨利已使得他們感覺到美國必須不顧一切犧牲以求解放。在窗口旁聽的人中忽然

有一個人跳下對他的朋友大叫道：『我就葬身在這裏吧！』他因爲在這裏聽了這樣慷慨激昂的話，所以欲視此地爲聖地。

亨利的話終究不錯。一次從北方帶來的消息便是報告勒克星敦和康科特已經發生戰事，英軍已敗退到波士頓，馬薩諸塞的人民正在合力包圍波士頓，想把英軍封鎖在那裏。戰爭已經發動了。在美國革命的戰爭中，維基尼阿曾出過很大的力，功績甚偉，但所以能如此者，大部分是得力於亨利的倡導和指揮。亨利雖享年甚高，並且三次任維基尼阿的州長，但他的最偉大的一天便是在聖約翰教堂中演說『不自由毋寧死』的一天。

革命期內的服務

巴特里克·亨利本出席第二次大陸會議，但中途被維基尼阿人民召回，擔任指揮軍隊的事。亨利雖甚勇敢，但並未受過軍事訓練，所以擔任軍旅之事，並無機會表現他的能力。後來他辭了職，不久，便當選爲維基尼阿的州長。

亨利任州長時，每日在公署中勞力工作，一方面協助華盛頓，一方面設法使維基尼阿免受英軍的襲擊和保皇黨的壓迫。維基尼阿軍隊之加入國軍者共有六千人，所用服裝槍械均賴維基尼

阿供給。當美軍在鐵爐谷 (Valley Forge) 缺乏糧精甚急的時候，亨利會竭其所有的力量徵募牲畜，供給那些餓兵。

他雖是在本州製造軍艦，火藥，戰器，並成立義勇軍，但仍有許多人抱怨說，亨利爲國軍出力太甚了。但這位州長很能見到若非華盛頓能在前線不敗，則全美國人的革命運動亦難免不瓦解。當時一般人民必曾認爲他的辦法很對，觀於他們使他連任州長三次（每次一年），便可想而知了。若非爲法律所限，他們必欲仍選他續任州長。

### 對於華盛頓 的二次協助

美國革命以後，曾遇着困難的時期，當時巴特里克·亨利仍爲維基尼阿人的領袖。最後，他覺得他已年老力衰了。他希望仍回到森林和田野中，以便在美麗的鄉村中安靜地度其餘年，因此他就藍嶺 (Blue Ridge) 購買了一片土地，便在那裏住下了。國人屢次以重任相託，請其出山，但他一律謝絕了，自謂他的爲公家服務的生活已告結束了。後來，他的老友華盛頓寫了一封鄭重的信給他。原來當時維基尼阿不滿意於聯邦政府之所爲，聲稱欲脫離聯邦，以相恫嚇。巴特里克·亨利肯設法當選爲出席維基尼阿議會的代表，以便運使其感

化力，以息此種空氣，而爲全國謀嗎？

巴特里克·亨利在勢不能拒絕華盛頓的請求。他對他的朋友們說他希望當選。他願藉此作一次演說——他的最後一次的演說。當他行抵集會的地方的時候，大衆的視線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大家都跟隨着他跑。他雖年老體衰，但却又作了一次驚人的演說。他的聲帶和從前一般有力，一般美妙，正和一種宏偉壯大的樂器一般。他大聲疾呼地說道：『擁護政府！統一，我們便存在；分裂，我們便敗亡！我們不能分許多部分，否則統一便破壞！』

他說完之後，便完全精盡力竭了。他的朋友們共同捧扶着他離開了會場。其中有一個人說道：『太陽已帶着他的一切光輝下落了。』人民果然選舉巴特里克·亨利爲代表，但是已經無效。他已因用力過甚而垂危了。過了三個月，他便溘然長逝，華盛頓之逝世恰恰也在這一年。他的最後的事業便是爲他所愛的國家謀統一。

## 四 華盛頓（一七三二——一七九九）

『因為我們爲保障自由起見，最後才訴諸武力，所以自由既穩固建立，所須拋棄的第一件事便是武力』——致某友書。

### 一 在維基尼阿經營農業

華盛頓  
的結婚

在法國人被英國人逐出北美洲不久以前，一個五月裏的一天早晨，青年軍官陸軍上校佐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負着重要的使命乘着馬經過維基尼阿。當他經過他的一個朋友家的門前的時候，這位朋友請他留下過一兩天，但華盛頓說：『敬謝我的使命太重要了。』他的朋友說：『那末，用過午飯再走吧。』華盛頓答應了，但教他的

侍從把馬準備好了，以便吃過午飯便動身。



華盛頓 1795 年所攝之橢圓形小照

用膳時，華盛頓遇見了

另外一個來客，她是一個美

麗的年輕孀婦，便是馬大。

卡斯替斯夫人 (Mrs. Ma-

ria Custis) 這一對青年

男女一見之下，竟情投意合，

相見恨晚。當布刺多克將軍

(General Braddock) 戰

敗，為法國人和印第安人所

殺的時候，華盛頓正率領軍

隊，他便因此久已馳名於社

會。卡斯替斯固然愛慕他，他也似乎已忘記了他的重要使命。到了指定的時候，那侍從便把馬牽到門前走廊上，但華盛頓並不準備動身。從午後一直到日落，這侍從總站在那裏等待。最後，華盛頓決計留下過夜，次晨告別而去的時候已經不早了。

到了次年一月，戰事甫經結束，華盛頓便和卡斯替斯夫人結婚，從此以後，她已變成馬大·華盛頓了。華盛頓離開了軍隊，一對快樂的新人便同到味嫩山的農場上度鄉村生活。味嫩山在頗陀馬克河的維基尼阿的一面，居現在的華盛頓城下游數哩。現在華盛頓認真做一個農夫了。他不但須照管他自己的田地，並且還要照管他的夫人所有的許多財產。一般人都視他是一個軍人，但實質他愛和平的農田生活遠甚於愛戰爭。

### 華盛頓的狀貌和性格

華盛頓把他的新婦帶回的時候，年齡不過二十七歲。他的運氣很好。他有一個漂亮的夫人，還有許多財產。青春，健康，有力三者，他兼而有之。一般人的愛他，尊敬他，和羨慕他，是因為他自身的關係，並非因為他的財富的關係。

他雖不能稱爲一個美男子，但他確有好看的狀貌，身體魁梧剛健，有六呎多高，容顏美好，而眼

呈藍色闊肩長臂，大手三點，表現他的力氣甚大。他騎着倔強的馬奔走的時候，維基尼阿沒有人能鞭打到他。他投擲鐵棒，附近的人誰也不及他遠。

華盛頓的性格和他的狀貌同樣優美。誰都知道他的誠實不欺的故事。他做什麼事都很周到，不肯苟且。他在荒野中冒險，已足證實他的勇敢而有果決。他雖有點傾向於莊嚴一方面，但亦好談諧和娛樂。一般人沒有誰不視他堪做一個領袖。

工作和娛樂

維基尼阿有許多業農的人把田地和黑奴都僱人監督，自己則從事以犬獵狐，往晤朋友，或款待朋友。但華盛頓以為僱人為自己管理事務，結果總不會十分好的。所以他不論冬夏，日出之前便起身，從事管理事務。味嫩山有許多黑奴都覺得他是一個嚴正的人，但同時又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他的最大的事業便是種植菸草，但必須用很多的勞力，才有菸草收穫，並且要得菸草繁茂而質地優良，黑奴們便須努力工作。他們的主人自己動手，做他們的榜樣。

雖如此說，華盛頓的生活中也有許多歡悅和娛樂的事。他喜歡馬和犬，他最愛帶着許多獵犬

到野外獵逐狐狸。每次賽馬，他都喜歡去看。華盛頓夫人和他時常設宴款待友朋，也時常被友朋請去款待。他們又時常跳舞和打牌；華盛頓夫婦每次旅行到亞那波里或菲列得爾菲亞，都到戲院裏去看戲。

但是華盛頓並未忽略他的宗教義務。每個星期日，華盛頓夫人都從味嫩山乘着馬車到教堂裏去，華盛頓則騎着駿馬伴同前行。這一對夫婦有時到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有時到附近的一個小教堂中，這教堂是華盛頓本人所設計建築的。在華盛頓看來，宗教不徒是一種形式而已；宗教實是他的偉大的勇邁生活的規範和指導。

### 大陸會議中的華盛頓

華盛頓一面照管自己的事業並從事娛樂，一面分暇來注意公共的事。撒母耳·亞當斯因為專注意於政務，所以便使他自己的業務吃了虧，但華盛頓能對於己事和國事兩者兼顧。當各殖民地和英國間的爭執日益激烈的時候，每次開會，華盛頓都參加辯論。後來得了一個消息，說英國政府為對波士頓的茶黨實行報復起見，已下令任何船隻不得進出波士頓，因此，大多數人民便失了業。華盛頓當時在一次會議中起立說道：『我打算招募一千人，一切』

費用由我個人供給，開拔到波士頓，好把英國軍隊驅逐出境。『聽衆都知道他這話並不是吹法螺。華盛頓的朋友中之以種種爲業而富有資產的青年都贊助他，也要照他的辦法做去。華盛頓非常鎮靜，但他每次發言，都是值得一聽的。』

當時維基尼阿人都說：『這便是我們所希望的一個人。』於是他們選他爲出席第一次大陸會議的維基尼阿的代表之一。他和巴特里克·亨利一同赴菲列得爾菲亞出席大陸會議，這是前而已經述過的。華盛頓並不發言。他祇靜聽會中的演說，散會後，他心中祇想着事變究竟如何結果。次年，第二次大陸會議復在菲列得爾菲亞舉行，華盛頓又當選爲維基尼阿的代表。

他預備出席。他說：『我的整個的意志想把我的生命和財產用於我們所正從事的革命運動。』這次華盛頓在大陸會議中穿的是上校軍服。這是他表示如有所需，他便準備赴戰的消極方法。當時最大的問題便是如何處置那把蓋治將軍封鎖於波士頓的軍隊。那裏共有五千人，正在竭力備戰，但沒有一個將官統率他們。那不過是一羣準備作戰的人民，並不是一個良好的軍隊。

華盛頓被推爲  
大陸軍總司令

撒母耳·亞當斯有一個堂兄弟，名字叫做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他也是大陸會議中的出席代表。約翰·亞當斯善於詞辯，他對於會

衆的影響力甚大。他看到對於這部軍隊必須有一個辦法才行；因此，他提議大陸會議須負責統率波士頓前線上的兵士，把他們組織成爲大陸軍 (Continental Army)。這個提議當即通過。現在這軍隊需要一個領袖了。全場的人都要一聽約翰·亞當斯究竟要提出一個什麼人。

華盛頓穿着軍服靠着約翰·亞當斯坐着，身子向前俯着，急欲一聽約翰·亞當斯所提出的名字是否是他的朋友。亞當斯費了許多的時候說明需要一個怎樣的人。既而他結束他的冗長的演說道：『這些條件是很苛刻的，但現在會場中有一个人完全合格，他便是我現在提出的一個人——維基尼阿的佐治·華盛頓！』

華盛頓不意他最後所聽得的便是他自己的名字。他真是驚訝非常，連忙跳起奔至間壁房間裏，表示脫離會場。他的當選，是全體通過的。當時美國除華盛頓以外，未嘗沒有良好的軍人，但大會中深知他的優美的性格，所以便把軍旅之事付託於他了。

華盛頓看自己並不值得這樣抬舉，會議中的這次決議，真使他受寵若驚。凡自誇的人未必便是最能幹的人。他謙遜地寫信給他的夫人馬大道：「這個委託太重了！實非我的能力所能勝任。我雖住在家裏數十年，但在家中和你同住一個月，總比在外面真正快樂些。」不久華盛頓便動身到波士頓指揮大陸軍，這個農夫又做軍人了。

## 一一 戰爭的初期

華盛頓和  
豪將軍

華盛頓於七月三日就總司令職，統率他的軍隊。他的部下是很勇敢的，但是因為原為烏合之衆，所以簡直不像一個軍隊。他們沒有軍服，他們的鎗械不齊一，花樣很多，他們沒有受訓練和服從的觀念。他們想到回家，便動身而去，覺得願意來時，便復來。他們營中差不多一點火藥都沒有，炮也很少。

這位新將軍和他的新兵真僥倖，英國軍隊因為想奪邦刻山（Banker Hill）未能得手，已得了一個嚴重的教訓，所以他們這時非常重視美國人的作戰能力。這時豪將軍（General Howe）

已接替蓋治將軍做了英軍的總司令，他讓他的部下安靜地住在波士頓，看着大陸軍，心中並不憂慮。所以這一個冬季，始終未有大戰發生，華盛頓得此機會，便將他的軍隊大事整頓。

華盛頓的司令部設於岡布里治村（Cambridge）。他所住的房宅至今仍然存在，詩人朗法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曾住在那裏，並且是在其中逝世的。有一天，正當仲冬的時候，有一輛馬車，由四匹馬牽着，行抵門前，御車的是身着紅白色相間的制服的黑奴。華盛頓夫人從車內走出了。他是伴同他的丈夫一路從維基尼阿而來的。不消說，這些日子的晚間，華盛頓總時常把春季的作戰計劃告訴他的夫人的。

春天來了，有一天早晨，蒙將軍方從睡夢中醒來，忽見美軍的大炮架在一座直對着波士頓的小山上。華盛頓的軍隊用雪車把重炮在雪上一路從紐約州拖來。這些重炮開起來能直中波士頓城市的中心或擊毀港內的英國軍艦。蒙將軍爲什麼不把他自己的炮架在那座山上，誰也不知道。即因爲華盛頓已着先鞭，所以他已無取勝的餘地，祇好收軍登船而去。蒙將軍把鎗炮、火藥等一切軍用品都拋棄在城內。華盛頓隨即把牠們取來，給自己的軍隊利用。這便是這位新將軍發祥的開

端。

偷渡德  
拉瓦河

但是不久英軍又回來佔據了另一個城市。這一次是佔的紐約。華盛頓曾奮戰抗拒，但終未能阻止敵軍。於是他被迫越過新澤稷，退守菲列得爾菲亞。他的部下中途紛紛逃走。此時招募新兵，又無人應募。華盛頓抵德拉瓦河時，部下祇剩了很少的人。豪將軍想：『現在他在我的掌握中了。』但華盛頓抵賓夕法尼亞境後，便把德拉瓦河中從伊斯吞（Easton）至菲列得爾菲亞的船隻通通毀了，使豪將軍無法追趕。豪將軍抵德拉瓦河時，已無可奈何，徒將他的軍隊在新澤稷沿河布防，等待河中結冰，以便從冰上渡過。

這時似乎英軍佔着很大的上風了；但他們忘記了他們所遇的是一個以『不怕死』為口號的人。於聖誕節這一天的下午，華盛頓將他的殘餘軍隊分成三隊。三隊分在三處偷渡德拉瓦河，以襲擊敵軍。結果，祇有他自己率領的一隊渡過了。他特別想擊敗駐防於特稜吞（Trouton）的黑森人（Hessians）——他們是德國人，被英軍募來當傭兵的。

河裏充滿了浮冰，加以風勢猛烈，雨雪紛紛而下；但一夜中華盛頓的船隻裝運美軍，來往未息。

撐船的人很有本領，未有一枝鎗墮入河中。最後，他的隊伍完全到了新澤稜一方面的岸上。此時他們尚須從寒風凜烈中再行五哩，才能抵特稜吞。中途有兩個人因疲倦仆地，便凍死了，但他們仍繼續前進。有一個軍官報告華盛頓說：『將軍，鎗是太濕了，我們已不能用牠們開放了。我們將怎麼辦呢？』華盛頓答道：『用刺刀！』於是他們仍繼續進發。

在特稜吞獲勝

這時黑森人正在飲酒慶祝聖誕節，喝得酩酊大醉。當他們的司令官正在賭博的時候，有一個僕人帶進了一個便條送給他看，並說據送來的人說，這便條很為重要。這便條原是一個保皇黨報告美軍正向特稜吞進發的，因為他在途中曾目擊美軍的行動。那黑森人的司令官以為什麼便條總比不上打牌重要。他順手把這便條塞到衣袋裏，仍祇顧打牌。他大概也有些醉了。他並未看這便條，片刻後，他便死了。

美軍向特稜吞猛衝而來，黑森人倉卒間不及抵抗，一時東奔西撞，莫知所措。美軍所用的便是刺刀，黑森人祇顧逃命，但大陸軍又從對面包圍而來，斷絕了黑森人的退路。這時美軍的大炮沿街開放，德國人的司令官當場負傷身死，於是黑森人惟有丟下他們的鎗械，向美軍投降。此役被華盛

頓所俘者幾達一千人，自己方面所喪失的士卒很少。這次有這樣大的成功，真出乎意外，因此美軍方面的士卒勇氣倍增，鼓舞非常。

布藍狄威  
因河之役

這時豪將軍想：華盛頓既已佔據波士頓，那末，奪得非列得爾菲亞，倒是一個上策。當時這城是美國最大的都會，即因大陸會議在此開會，故稱首都。豪將軍使他的軍隊越過新澤稷，但華盛頓此時的軍隊人數已較前為多，又阻止了他的前進。於是豪將軍再利用船隻。他使他的軍隊全部登船，想沿德拉瓦灣上航，但保皇黨的人驚告他說：『叛黨已將此河封鎖；你的船隻是不能達到非列得爾菲亞的。』

非列得爾菲亞  
為豪將軍所奪

豪將軍聽了這話便將船隻掉轉過來，繞過痕羅盆角（Cape Henlop）和查理士角（Cape Charles）沿折撒比克灣上航。他使他的軍隊由灣頭登岸，向非列得爾菲亞進發。華盛頓軍和他們相遇於布藍狄威因河（Brandywine Creek）。華盛頓的人數不及豪將軍之多，所以英軍一方面以主力軍攻擊華盛頓，使其忙於應付，一方面以一部分軍隊繞至美軍後方。於是華盛頓不得不後退，而豪將軍便得意地佔領了非列得爾菲亞。

澤曼坦  
之役

華盛頓戰敗的消息傳出後，菲列得爾菲亞大震。大陸會議遷移到了朗刻斯  
忒 (Lancaster)。「自由鐘」當獨立宣言讀給人民聽的時候，曾大撞特撞。至此  
也祇好裝運到亞林敦 (Allentown) 藏於宰溫教堂 (Zion Church) 的地板底下。人民都把財物  
藏匿起來，有許多人且逃到別方去了。

英軍以黑森人爲先頭隊向前進發。這些德國人都以黑鞋油塗於嘴之四周，並使鬚鬚向上蹶  
曲，使人看了駭怕。英軍並未想嚇人，對人民很爲客氣。但一般人民見了英軍的大炮放在獨立紀念  
場上，非常痛恨。

豪將軍的部下分駐於該城，同時以一枝勁旅據守澤曼坦 (Germantown)，監視着華盛頓  
的軍隊。他很記得華盛頓在波士頓給他玩的一套把戲，卻未想到現在仍有很大的危險。在十月裏  
的一個濃霧密布的早晨，其時距英軍之佔領菲列得爾菲亞已有一週，美軍出其不意，進抵澤曼坦。  
一枝軍隊由威因將軍 (General Wayne) 統領，一枝軍隊由格林將軍 (General Greene) 統  
領。

英軍驚惶失措。威因的部下各執刺刀，從正面猛衝而來，有一部分英軍躲於卜雅明邱（Benjamin Chew）大廈中——這大廈係用石建築，非常堅固，實是一個正式的堡壘，至今仍巍然立在澤曼坦路。美軍見到不能攻進，徒喚奈何。即炮彈亦不能進，而美軍倒死傷枕藉。

格麟將軍的一師團亦加入進攻，但在濃霧密煙之中，格麟的軍隊誤認威因的軍隊為英軍，便向他們射擊，威因的軍隊驚訝之至，連忙後退。正當此時，英軍方面又有大批軍隊從非列得爾菲亞開到，於是誰都見到戰勝已屬無望。華盛頓移軍他去的時候，非常失望，但他曾對英軍表示，他們此次雖戰勝了他，終不能安全。在很短的時期中，他把他的軍隊開至司庫基爾河（Schuylkill River）上的鐵爐谷，以度寒冬。

### 三 從據守鐵爐谷至約克唐之役

在鐵爐谷  
的災難

十二月中旬，大陸軍共約一萬一千人，從蒙特哥美利郡（Montgomery County）原駐地向鐵爐谷開拔。當時天氣異常嚴寒，有一部分兵士又沒有鞋子。

他們的脚底爲地下的堅冰所割，鮮血淋漓，地面上已血迹模糊，辨不出路影。全軍都現着絕望的面色。兵士的衣服都襤褸不堪，鎗械都生了鏽，有刺刀的人爲數很少，兵士個個都飢腸轆轆，面無人色。

在鐵爐谷，於兩個懸崖峻嶺之間有溪澗緩流着，下注爲同庫基爾河，這裏距諾立斯坦（Notistown）六英里，距菲列得爾菲亞二十英里。這是監視蒙將軍的軍隊的良好地方，但不是一處度冬的安舒地方。

相傳威廉烹（William Penn）曾在鐵爐谷兩峯之一的森林中狩獵迷途，亂跑了多時，終不得出。後來他到了一塊地方，從那裏可以望見對面的山峯，因得尋見故道而回。因此他稱使他迷途的山峯爲災難峯（Mount Misery），另一山峯爲歡喜峯（Mount Joy）。這兩個名稱在美軍看來，真有意義，因爲他們駐在這鐵爐谷裏，既遇很大的災難，復遇很大的歡喜。但最初這班人所遇的，祇有災難而已。

華盛頓將他的司令部設於河旁一座用石建築的小屋裏，這屋至今仍然存在，但等到他的部下將自己的住所建築完竣，才住了進去。兵士們所住的都是他們臨時建築的小木屋。這些小木屋

不大於尋常的房間，但十二人同住一間，所以擁擠不堪。兵士們用泥土將牆塗塞起來，以禦寒風，每間屋之內有爐灶，但總而言之，這種住所是令人很不安的。但兵士們總想有了這樣的小屋，總比終夜坐在露天下火堆旁好些，原來在木屋未建成以前，許多人都是如此過活。

當時天氣嚴寒，兵士們本已差不多餓死，結果凍死了不少。國內的衣食並非不充足，但大陸會議未能注意到對於軍隊的供給太缺乏了。供給軍需的官員雖屬失職，但並未受懲處。這些小木屋差不多都為積雪所覆蓋，屋中生病者有數千人之多。還有什麼希望呢？有時看守壕溝的兵士都不敷用。一個兵士值班出哨，同屋的同志便分出一部分衣服給他禦寒；但仍有許多哨兵凍死在他們所站的地方。

兵士們都說：『每天雖活着也等於死。』但他們仍以十二萬分的忍耐忍受這種痛苦。他們所以肯如此受苦者，即因他們的領袖能和他們共甘苦。他們很能知道他們所以受此痛苦者，並不是華盛頓的過失。他所能為他們做的事都已做過了，也深為悲憫他們的災難，但他竭盡力量，已無法可施。兵士們都很愛戴這位將軍，這位將軍也深為嘉許他們忍受艱辛的情形。華盛頓夫人亦住在

營中，專爲兵士縫製襪子和腰帶等物。

菲列得爾非亞的英軍

這一個冬季，豪將軍做什麼事的呢？他和他的部下安穩地住在安舒的菲列得爾非亞。他們絲毫不願離開他們溫暖的爐火，進到那冰天雪地的鄉下。並且英軍自在澤曼坦一戰後，非常畏懼華盛頓的作戰能力。假使豪將軍知道了駐在鐵爐谷的軍隊是如何的悲慘和失去戰鬥力，他必能很易地擊毀他們的壕溝，把他們通通屠殺了。可是僥倖得很，豪將軍並未肯費點心力來發見他們。當時佛蘭克林住在法國，有人對他說：『豪將軍已佔領了菲列得爾非亞，』佛蘭克林聽了笑着答道：『不是這樣，卻是菲列得爾非亞抓住了豪將軍。』事實上果然如此，因爲豪將軍祇顧在菲列得爾非亞度着遊惰的生活，便把擊潰美軍的千載一時的機會錯過了。

鐵爐谷於五月裏出現了歡喜。當時法國政府因佛蘭克林的遊說，更得了英將柏圭因（Bartholomew）已在薩刺拓加（Saratoga）投降的消息，便決計加入美國方面作戰。華盛頓得了這個消息，便檢閱軍隊，並鳴砲發鎗，表示敬意，全體歡呼，以爲美法兩國祝賀。

這時豪將軍奉到英國命令，離開菲列得爾菲亞，仍開回紐約。二萬英軍竟為力量較遜的軍隊封鎖於菲列得爾菲亞過了冬春兩季，而徒據守該城，於英軍並未有絲毫利益。到了六月裏，英軍開始渡德拉瓦河，向新澤稷開拔。乃英軍正開拔將竣，美軍忽至。當時有一個隊長被俘，豪將軍本人亦幾乎未能脫險。這時英軍方面改由克林吞（Clinton）任總指揮，但豪將軍仍在軍中任職。華盛頓追逐英軍，把他們驅入新澤稷，於是菲列得爾菲亞復為他們所得。

### 約克唐之役

此時戰事大部分移到了南部各州，格麟將軍正在和敵軍奮勇作戰。四年之中，始則似乎英軍要得勝，繼則似乎美軍要得勝。後來英將康華理（Lord Cornwallis）被封鎖於約克唐（在維基尼阿境內）。正和豪將軍之被封鎖於波士頓同。這次海港中的船隻是法國人的，所以康華理無法奪圍而出。法國青年貴族拉法夷脫（Lafayette）指揮着岸上的封鎖英軍的法美聯軍。華盛頓連忙從紐約派軍赴援。

華盛頓的軍隊經過菲列得爾菲亞的時候，人民歡聲雷動。女人們都立在窗口，以鮮花拋擲到那些灰塵滿身的兵士身上。大家高喊着『華盛頓萬歲！』及至華盛頓軍開到，法美聯軍便猛攻約

克唐華盛頓身先士卒，奮不顧身，竟未受創致死，真是幸運。

交鋒一星期後，康華理不得已便投降了。自此以後，自緬因（Maine）一直到佐治亞（Georgia）的領土，便都非英國所有了。這是華盛頓多麼可驕的一天啊！在鐵爐谷所遇的災難，終由這次在約克唐的勝利抵消了！

約克唐之役是最後的一次大戰，但再過兩年，英美兩國才簽訂了和約。到了一七八三年，英軍完全撤退美境，於是華盛頓辭職回家。當他想起了他和他的同志以往所遇的一切艱難和危險的時候，他不禁心膽俱裂。他在紐約對衆官員所能說的祇是：『我現在向諸君告別了，我心中充滿了戀戀和感謝之意！我希望你們今後的繁榮和快樂和以往的光榮和可敬相當。』當衆官員和他握手言別的時候，大都不由地流着淚，因為不能再在他們的親愛的軍官之下服務了。

華盛頓在亞那波里對大陸會議的衆代表演說道：『我很滿意地辭去我所遲疑地接受的委任。』這時他又是平民了，他很樂於爲此。這時他的年紀雖不過五十歲，但在沙場上八年的勞苦已使他似乎不止五十歲了。他統領軍隊八年，爲國服務，但除少量耗費外，他未用國家一文，並且他自

已還用了許多金錢。但因他的力量，美國終得獲得了自由。一七八三年的聖誕節，他又在味嫩山他的家中和他的夫人及家人共同用膳了。他希望此後能長住在家中，以度其餘年。

#### 四 美國的第一任大總統

華盛頓見到已得解甲歸田，非常欣喜。他在頗陀馬克河畔上的故鄉每天早晨從睡夢中醒來見到自己已脫離軍隊，起初甚覺得奇怪，但這是一種快樂的感

覺。

重 爲  
農 夫

戰爭時，華盛頓身任總司令，但他並未以此爲足驕，迨戰爭告終，他並未企圖身居首領之地位。他此時的希望便是想做一個美國的最好的農夫，他終日勤勞，確實不愧是一個農夫。不論天氣晴陰，他每日都騎着馬到他的田間視察，路程約有十五英里之遙。他每次到田間去，都走到他的紅褐色的老馬所在的田裏去。華盛頓每次必欲對牠說：『來，來，訥邇遜，』這老馬聽了，便欲聳起兩耳，奔到他的主人的面前來。這原是華盛頓在約克唐戰役中所乘的一匹戰馬；牠現在已能長期休息了。

## 美國的新政府

但是當華盛頓正在他的農莊上度着清閒的生活的時候，國事有許多不良的現象。各州互相嫉妬，又沒有一個良好的中央政府能使牠們和衷共濟。當時沒有大總統，祇有一個國會領導全國，而國會又無力量能使各州聽受指揮。因為各州感情不統一，所以所謂『聯邦』不過徒有其名而已。因此，國力薄弱，為歐洲各國所輕視。當時華盛頓說：『十三州互相破壞，必致使自身覆亡。』

最後，於菲列得爾菲亞召集會議，設法改善政府。華盛頓被推為維基尼阿的代表。當他到會時，全體代表公推他為主席。他無論走到何處，都被推為領袖，因為當時他被視為全國最偉大的人物。這會議集會四月，最後，制定了一部憲法，以為組織新政府的根據。

這部憲法是美國的基礎，至今仍未取消；依這憲法的規定，須有一個大總統。他希望這憲法中所定的一切法律能夠一一實現。但誰人任大總統呢？祇有一個人為人民所屬望。這人是誰？便是佐治·華盛頓。一七八九年四月三十日，他立於紐約的聯邦堂（Federal Hall）的懸樓上，宣誓擁護憲法。他現在是『華盛頓大總統』了，是新美利堅的元首了。

這大總統之職並不是易做的。有許多事須負責解決。當時國庫空虛，人民貧困，而債務必須償還，賦稅必須徵收。所以所須解決的問題是：『這新聯邦政府的力量將來能造成一個強盛的國家嗎？』雖因政府無力之故，全國曾遇過可怕的經驗，但仍有許多人以為使政府強有力是危險的事。華盛頓因得約翰·亞當斯及哈密爾敦（Alexander Hamilton）的擁護，堅決主張須有一個強固的中央政府，而他的話也很有力量。

兩個首都

當時國會覺得很難決定聯邦的首都應設於何處。在北方呢，還是南方？已有的都會改建呢，還是應新建一個都會？國會中很聰明地說道：『我們把牠建於南部和北部之間。我們就頗陀馬克河畔新建一個城市，使牠離味嫩山不遠，我們即以我們的大總統的名字稱呼牠。我們將使這華盛頓城不屬於任何州，卻使牠自成一個小區域，稱為哥倫比亞區域（District of Columbia）。』但是一方面新都雖正在森林中建設，一方面國會仍決定在十年之內以菲列得爾菲亞為首都。

續任大總統

華盛頓爲第一任大總統期滿後，本願隨卽歸田，但又被選續任下去，任期仍爲四年，選舉時未有一個反對票。這消息的公布距他的誕辰僅一週，所以非列得爾菲亞的人民同時慶祝他的當選和誕辰。『自由鐘』和教堂裏的鐘同時敲着。計鳴礮十五響，每響代表一州，因爲除原有十三州外，這時又加了威爾滿（Vermont）和舉塔啓（Kentucky）兩州。這實是歡快的一天啊。

但華盛頓的第二任更加困難。當時美國和英國、法國、印第安人三方面都有糾紛，而華盛頓每次所爲，必有一部分人不滿意。據說他因這些困難情形，嘗發誓寧死不願做大總統。但這些終不過是一時的風波而已。後來美國在他的指揮之下逐年強盛，因此，曾指摘他，抱怨他的人都覺得慚愧了。

後來第二任期滿，人民仍欲選他續任大總統，但他拒絕了。有少數懷着嫉妬心的人會說他想做皇帝。這實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華盛頓不願意有人懷疑他欲做終身大總統。卽因他不肯三次連任大總統，所以自後美國人民總尊重這種觀念，從未有人得連任三次大總統。

華盛頓臨去時滿心愛戀着國人，於是寫了一篇『告別辭』，這是歷史上著名的文獻之一。他的主要思想便是團結。他說：『我希望你們的團結和友愛能夠永久。你們須精確地估計你們的全國團結對於你們的幸福的無限量的價值。』這便是他的最重要的忠告。

### 復返味嫩山

華盛頓和他的夫人又回到他的親愛的味嫩山度着寧靜的鄉村生活了。這時他年已六十五歲，已漸以老人自視了，不過仍然照常積極做事，騎在馬上仍和從前一般雄健。他度了三年愉快的生活，便結束了他的生命。

十二月裏一個起風暴的日子，華盛頓和尋常一般騎着馬到田間去視察，在惡劣天氣中有五小時之久。因此他受了寒，兩日後，一大早他便覺得病勢非常沉重。但他又不肯請他的夫人出去召喚一個僕人前來，深怕她也要受了寒。顧慮他人是華盛頓的偉大人格中的品質之一。最後醫生請到了，但已無法可施。到了夜裏，他便瞑目而逝，他的屍體葬在味嫩山的山坡上的祖塋中，此地正對着頗陀馬克河。每年來到這位『在憂患中不畏艱苦，功成後不求酬報』的不世出的領袖的陵前拜謁的人以千萬人計。

## 五 哲斐孫（一七四三——一八二六）

『寫在運命書中的再沒有什麼比這些人民（黑奴）將得解放一事更加可靠了。』  
——哲斐孫的自傳。

### 一 在夢提塞羅營種植事業

哲斐孫的  
兒童時代

當華盛頓和卡斯替斯結婚的時候，有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名喚托馬斯·哲斐孫（Thomas Jefferson）者住於維基尼阿的西部。托馬斯的父親業於隔年去世，托馬斯哀悼之至。他的母親自丈夫逝世後，一任托馬斯自由，不加束縛。有些孩子得到這樣的寬大自由，必欲因以自誤，甚至弄得一敗塗地。但托馬斯是一個知事的孩子，善於自處，為任何孩子



托馬斯·哲斐孫

所不能及。

托馬斯的父親本是一個非常強壯的人。他時常說，身體弱的人往往意志也薄弱。他對於托馬斯的臨終告誡之一便是：『常做戶外運動，用種種方法強健身體。』托馬斯很能遵守父親的遺言，所以他雖好讀書，但從未因讀書而妨礙運動。他和巴特里克·亨利一般，也時常到森林中遊行；他有輕舟一隻，自己划着遊玩；他有良馬一匹，獵犬一隊，供獵狐之用；他尤好跳舞。

托馬斯因為他的父親會遺下很多的錢財，所以很能為所欲為；但他並未將這些錢財浪用，以致貽害自身。他成年後，體格高大而強健，差不多誰都愛和他結交；他不讀書的時候，便在外面走動。他每次看見他人正在做着一種為他所未見的事，便佇立觀看，直至看懂了才走。回家後，他便將所見的情形一一記下。一般人都說：『我們從未見到有什麼人像托馬斯·哲斐孫這樣遇事即加以考究。』

托馬斯又好奏瓊琳。有些人說他始終未能學得熟練，但他從他的樂器上得了許多樂趣。總是真的。相傳有一天他不在家，他在其中出世的房宅失慎被焚了。他回家後，有一個老奴隸走來把這惡消息告訴他。托馬斯當場便問：『我的書籍搶出來了嗎？』那奴隸說：『啊，沒有。書籍都被燒掉了，但我們拚命把瓊琳搶出來了。』

哲斐孫入大學  
及研究法律

托馬斯很想受良好的教育。他擁有多地產和奴隸，所以學費絲毫不成問題。他十七歲的時候，進威廉茲堡（Williamsburg）的威廉·馬利學院（William and Mary College）。這學院是紀念英國皇帝威廉和皇后馬利的，是美國第二個最老的學院。

哲斐孫進學校的時候，途中往謁一個朋友。在這位朋友家裏，他遇見了在不久以前曾應考律師及格的巴特里克·亨利。此時巴特里克年方二十五歲，托馬斯年祇十八歲。巴特里克貧窮，而托馬斯富有資產，並且有許多有錢的朋友。這兩位青年的年齡和用費雖大不相同，但他們不久便成了莫逆之交，兩人後來對於美國的建國均有偉大的功績。巴特里克的笛子和哲斐孫的瓊琳時

常合奏。托馬斯佩服巴特里克的聰明和演說的能力，但他以為巴特里克應該更加謹慎小心和勤儉。後來巴特里克每因事至威廉茲堡，往往和哲斐孫同宿，因為他太窮於資，不能歇宿於旅館。

哲斐孫畢業於大學後，也開始研究法律。他在一個朋友的律師事務所裏學習法律，因為當時美國尚無專教法律的學校。過了三年，他學成回家。他雖因聲帶很低，不能模仿巴特里克·亨利說得很洪亮，但他很為細心，對於法律很為熟悉，因而不久他便有了很好的成績。

### 哲斐孫 結婚

威廉茲堡有一個律師有一個漂亮的女兒。這位姑娘的聲帶很為優美，她善於奏當時一般人所用的一種鋼琴。哲斐孫往往於晚間攜帶他的瓊瑛琳到她的家裏，和她合奏。相傳當時哲斐孫有兩個朋友也想像這位美女結婚，但兩人都覺得此事應給哲斐孫知道。這三個青年乃決定共同抽籤，以決定誰應先往求婚。哲斐孫抽得第一，乃得先往。他的兩個朋友倚在門外籬落上，試看他的命運將如何。這兩人一聽了托馬斯奏着歡快的調子，便立時推知已無庸再等了。

哲斐孫新  
建住宅

哲斐孫這時在他自己的田莊上建築了一座美麗的房屋，給他的美麗的新娘居住。他選擇了靠近他原來居住的地方的一座山峯，加以琢磨，使合於建屋之用。從這高處下望，景色絕佳。他既能望見藍嶺，更近，又望見他的朋友馬的孫（James Madison）和門羅（James Monroe）兩人的住宅，這兩人後來都做了美國的大總統。

哲斐孫所建築的這座住宅題名「夢提塞羅」（Monticello），此字原為意大利文，是「小山」的意思。這是維基尼阿這一部分最優美的一座房屋，至今仍巍然存在。做屋基的磚塊是他自己的農場上所造，所用木料也大都採自他自己的森林；每個釘子都是他自己的奴隸所製造。由此可見他的農場平時對於他自己家中的供給之多了。

哲斐孫是在威廉茲堡舉行婚禮的。這時「小山堂」尚未竣工，但這一對新夫婦已出發來到他們的新家了。當時正在一月裏，路程有一百英里以上，途中又遇着暴風大雪。馬匹在這冰天雪地中簡直不能前行，但最後終得進抵夢提塞羅。他倆此時祇好住在小屋中，指揮一切，直待全部工竣，才得享用那宏大壯麗的新宅。

哲斐孫夫婦在這新宅中度了十年的愉快生活。他愛使他的夫人坐在身旁唱奏歌曲給他聽。當大陸會議派遣佛蘭克林到法國的時候，曾請哲斐孫同往。但當時他的夫人臥病在床，他不願把她拋棄在家中，自己一人獨往。他教會議中派來的使者等待了好幾天，但他的夫人的病勢仍未稍退，所以他祇好拒絕前往。當她臨危時，他曾允諾終身不再婚娶；他果然實踐了這個諾言。

哲斐孫和他的奴隸

在夢提塞羅農場上，有許多奴隸。哲斐孫時常親自去看他們，用他們為僕役，但他從未承認奴隸制度是正常的。他說：『什麼人都不應用他人作奴隸。』當時美國南部的人民大都以為黑奴不過是財產，和牛馬無異，他們自己並無若何權利。哲斐孫則深信黑奴也是人類，應以人類看待之。

哲斐孫即因有此種思想，所以他對待奴隸非常客氣。他教授他們各種手藝，使他們一旦得到解放之後，便可獨立營生。所以在夢提塞羅，有不少的工作場，其中都是由黑奴做着木工，鐵工，紡織，縫衣等手藝。哲斐孫的奴隸中，有許多被人視為維基尼阿的最優的工匠。

夢提塞羅雖有許多工作給奴隸做，但他們從未操勞過甚。一般農場的管理人大多數一見奴

隸把事情做錯了，便橫加鞭撻，但哲斐孫很少時候容許他的管理人以鞭子加於奴隸背上的。他說：『假使一個奴隸非打不做工，不給他在本場上做工，把他賣掉好了。』

誠然，哲斐孫假使能夠把他的黑奴通同解放而不至妨礙附近信仰奴隸制度的人家，那末，他倒情願把他們解放了。他想，南部各州遲早總是要以自己的地方是蓄奴的地方爲憾的。後來『南北戰爭』便證明了他的說話不錯。

## 一一 成了一個大政治著作家

哲斐孫加入  
救國運動

當巴特里克·亨利在威廉茲堡演說，激起維基尼阿人反對印花稅法的時候，哲斐孫曾立在大廳的門前靜聽。不久，哲斐孫自身當選爲維基尼阿某郡的出席代表。他和巴特里克·亨利及佐治·華盛頓三人均竭力鼓舞殖民地的人民起而反抗英國。他們三人每晚都和三四個朋友到威廉茲堡一家客棧中會商他們的計劃。

不久，哲斐孫的名字便和撒母耳·亞當斯的名字同列在英國叛國犯的名冊中了。這時英國

政府以捕得這兩人，把他們一併絞殺爲快，然後將再及於巴特里克·亨利。巴特里克作『不自由，毋寧死』的演說的時候，哲斐孫也坐在里士滿的聖約翰教堂裏，鼓掌若狂。

獨立宣言

這時哲斐孫當選爲維基尼阿出席大陸會議的代表。他年方三十二歲，會議中祇有兩人年齡比他小；但他在會議中卻有很大的影響力。哲斐孫始終不是一個善於演說者。他每次想把嗓子提高，就變成嘎聲而令人不悅耳。他每次想以口頭表示他的意見，便格格不入，但他一用到筆，便堪稱熟手了。他所寫的一切文字都辭達意顯，發人深省。

次年，大陸會議決定發一獨立宣言，詔告國人。哲斐孫當被推爲起草委員會的主席，這自是意中事。卜雅明·佛蘭克林和約翰·亞當斯亦各爲該會委員之一，但他們都把工作卸到哲斐孫一人身上。他埋頭執筆兩週以上，乃將這偉大的宣言草成。他必須審慎小心，因爲這宣言是美國離英獨立的理由的申述，將爲歐各國所傳觀。

佛蘭克林和亞當斯閱讀哲斐孫所草的宣言的時候，非常滿意，祇修改了數處。但會議中對於這草稿辯論了許多天，每次辯論，哲斐孫總在旁偈促不安，因此，佛蘭克林對他閒談，以寬解他。

到了將投票表決的時候，會議中仍有些人遲疑不決。特拉瓦的代表羅德尼（Caesar Rodney）騎着馬從多維（Dover）疾奔而來，以期來得及投票擁護這宣言。結果，他竟目視這宣言通過了。

會議中雖把哲斐孫原稿中反對奴隸制度的一部分刪除了，但辯論終於停止了，這是哲斐孫引爲欣慰的一事。他原稿中會有這樣的一句話：『一切的人生而平等。』會議中認爲這句話說得很對，便未加修改。但在哲斐孫的原意，此語應照字面解釋。而會議中決定白人是可以生而互相平等的，但黑奴和白人較，便無論如何是不應平等的。假使會議中當時能注意到哲斐孫認奴隸制度爲不當的思想，那末，後來倒可以免掉許多糾紛了。

通過這宣言的一天是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這天是星期四。下星期一，有一個人於正午時爬到那議會的月台上，以洪大的聲音對全市人民宣讀這宣言。自此以後，非列得爾菲亞的人民便稱這邦議會爲『獨立紀念堂』，稱其南面的方場爲『獨立紀念場』。

當這宣言對紐約市的人民宣讀的時候，曾把他們大大的鼓動起來，他們擁擠到該市的英王

佐治第三的鐵像前，把牠拉倒。然後他們復以之鎔化，改鑄礮彈，用來射擊這位國王的軍隊。羅得島（Rhode Island）的人民讀過這宣言後，曾通過一種法律，便是說：人民中如有人在教堂中向佐治第三鞠躬，便應付一千鎊的罰金。

哲斐孫當  
選爲州長

哲斐孫爲議會代表任期既滿之後，維基尼阿的人民仍選舉他繼續做下去，但他不願再留在議會中。他覺得他須在本州內服務。這時任維基尼阿州長的是他的朋友巴特里克·亨利。亨利任州長三年期滿，不能繼續擔任時，哲斐孫便當選繼任。這是一個很難應付的職位，因爲這時英軍壓迫美國人正是很爲厲害。他盡力以軍隊和軍需供給正在南部各州和英軍作戰的格麟將軍，因此，維基尼阿乃得免於大軍壓境。

未幾，康華理將軍引軍撤開了格麟將軍，向維基尼阿而來。一個六月裏的早晨，在日出之前，有一個人乘着馬來到夢提塞羅，對哲斐孫說，英軍向此地開來，正在途中。哲斐孫起初似乎不關心的樣子，仍安靜地用早膳，早膳畢，便把他的妻小送到隣家去，令他的僕人將銀製的碟子，肉叉，調羹等器皿藏起來。他又令人把他的馬牽來，加上鞍具，帶着望遠鏡，乘馬走到維基尼阿這一部分最高的

山峯上，探望英軍。

他在這山峯上探望了一天，終未有所見。到了傍晚的時候，他便仍乘馬回家。既而他發見失落了一件東西，他便到山上去找尋。他站在山上向下一望，便見到夢提塞羅四面都是紅衣的兵士，如蓬擁一般。他沒有回家，真是幸運。這時他眼見他的危險了。他從山的後面下去，沒有被英軍看見。

但有一個當僕役的黑奴並未能如此幸運。英軍上山的時候，愷撒 (Caesar) 和馬丁 (Martin) (均僕名) 正在忙着收藏銀器。愷撒在膳食中拔起了幾塊地板，正將銀器向地下安放。此時已來不及逃避了。愷撒於情急之際便橫臥銀器之旁，由馬丁將地板蓋好。英軍來到時，見無形迹，便也不生疑，但英軍過了一天半才動身的，所以愷撒也祇好忍耐着等了一天半。臥在地板下，當然是不舒適的，但他深怕出來早了，便要使他的主人喪失他的銀器，那時便要對不起他的親愛的主人了。

哲斐孫反對

哈密爾敦

華盛頓就任大總統後，便請哲斐孫任國務卿。哲斐孫居此職位的主要責任便是對各國辦理交涉。華盛頓的閣員共有四人，而哲斐孫即其中之一。這四

人的職務便是協助政府執行政務，並和大總統磋商國事。哈密爾敦 (Alexander Hamilton)

也是閣員之一，他所居的位置便是財政部長。

哈密爾敦和哲斐孫之間起了激烈的爭執。哈密爾敦在革命期中本是一個軍官，主張美國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種政府應有許多權力。哲斐孫從未置身戰場，主張各州對於本州的事差不多須有完全的處置權，中央政府僅擔任少數事務。他主張各州的事應由各州自主。

### 形成兩個政黨

這便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問題。當時美國人中贊成哲斐孫的主張的人較多。結果便形成了兩個政黨。一個黨便是哈密爾敦派，其黨徒稱為『聯邦派』(Federalists)，因為他們相信強有力的『聯邦』國（亦稱『合衆』國）。另一個黨便是哲斐孫黨，其起初的名稱本是『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這一個黨的黨員很為贊成法國人的行爲，因為法國人曾殺戮他們的國王，建設了一個無君主的國家。後來這一派的人自稱為『民主黨』(Democrats)，因為他們自以爲是『平民』的黨。

這『聯邦派』和『民主共和黨』的鬥爭繼續至十二年之久。美國第二任大總統約翰·亞當斯是『聯邦派』。但到了一八〇一年，『民主黨』竟使得他們的領袖哲斐孫做了大總統。

### 三 第一個民主黨的大總統

平民化的  
大總統

在哲斐孫就任大總統以前一年，美國的首都由菲列得爾菲亞遷到了華盛頓。這種變化是很大的。這新京連稱爲一個大村莊都不足當，因爲祇有數百人住在那裏。那裏的街道泥濘滿途，和鄉下的路道無異。新建的國會議事堂被人稱爲『林中之宮』，並且這宮尙未竣工。大多數的議員和有地位的人士都不得不住到佐治敦（Georgetown）那裏距華盛頓有好幾英里，每日來往均賴車馬。

哲斐孫欲人明確知道他雖是一國元首，但平時生活情願和『平民』無異。華盛頓和亞當斯就任大總統職的時候，曾乘六匹馬挽着的馬車，後面跟着許多隨從車輛去行就職典禮。哲斐孫就任大總統職的時候，卻是從他的寄宿處步行而來。有幾個朋友跟在後面跑，此外祇有幾個護兵。這和前兩任大總統相較，真有天淵之別了。

前兩任大總統見客均有規定日期，在規定日期以外，概不見客；並且來謁的人都是在社會上

有相當地位的，若爲『平民』縱得謁見，亦覺得身分不配。哲斐孫做了大總統，則白宮（White House）的門庭大開，他說，不論什麼時候，任何人都可前來造訪，但是沒有闊綽的招待。他的夫人老早便去世了，所以祇好由他的女兒任『白宮的主婦』之責。他一意要表示自己是不民化，他甚至穿着破舊的衣服。他平時的一切生活均以樸實爲主旨，便是態度也是特別和藹可親，不像前兩任大總統之裝着威嚴。但他的外觀雖如此不足驚人，他對於『平民』的影響卻是非常偉大的。

### 購買路易 斯亞那

這位平民化的大總統確是對於美國國勢的擴大會有極大功績的一個人。當一七六三年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的戰爭終止，法國人被逐出北美洲的時候，法國會將在美洲未被英國奪去的領土通同送給西班牙。這一大片的土地自密士失必河（Mississippi River）一直展延到落磯山（Rocky Mountains）。法國人稱牠爲路易斯亞那（Louisiana），西班牙人獲得後，仍用舊名。靠近密士失必河口的新奧爾良（New Orleans）是路易斯亞那主要的居住地。

美國居住於阿帕拉契安山（Appalachian Mountains）以西的人民需要密士失必河爲

運輸穀物、酒類和皮毛到新奧爾良的通路，他們的貨物可以由新奧爾良出洋。但這些西部人民深恐西班牙人要禁止他們走這一個通路運輸貨物到新奧爾良去。因此，他們聲稱欲以武力奪取該城，以相威嚇。

哲斐孫不愛戰爭。他以為用款子將新奧爾良及其周圍的一部分地方買下，是比較容易的事，並且結果要較圓滿。他見了西班牙已將路易斯亞那交還法國，便派遣李溫斯敦（Robert Livingston）和門羅（James Monroe）兩人到巴黎去談判這個交易。當時法國執政者是拿破崙（Napoleon），他正想和英國開戰。他的海陸軍需款甚急，他料定戰事一起，英國的戰艦便要襲擊新奧爾良。因此他想：『何必不把路易斯亞那賣去呢？這片土地橫豎是要喪失的。』

李溫斯敦和門羅見了拿破崙所承認出賣的地方比他們原來所希望的還要多，大為驚訝。現在路易斯亞那全部可以屬於美國了。哲斐孫未嘗教他們如何進行，他們一切祇好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去。他們真是聰明才智之士，竟能以一千五百萬金圓買了這片領土。這個數目在當時固是一個大宗款項，但李溫斯敦和門羅兩人總算做了極便宜的交易。祇因禿筆一劃，美國便變了雙倍大。

哲斐孫的  
對外政策

哲斐孫嘗說：『假使各個國家都有知覺的話，世界上便沒有戰爭了。』在他的眼光中，軍事勝利的光榮並不是最高的光榮。他深知美國和歐洲各國相較，是很弱的，並且美國的國庫並不充裕。因此，他心中抱有兩大觀念，第一，當力事撙節，以減少國家行政費用，第二，當力求避免戰爭。他設法不求擴張海陸軍，但這樣的政策，雖減了國家的費用，卻也引起了鄰國的蔑視心，以致來侵害美國人民的權利。

這時美國的財富，有許多是靠著國外貿易而得。美國的商船幾乎全世界到處都有，所賺得的利益是很大的。當時法國和英國正在打仗，所以需要很多的物品，而美國商人亦樂於供給；但是後來兩國因戰事上的便利，都來干涉美國的商船。哲斐孫見了說道：『哼哼！我要不戰而教你們不安！』

哲斐孫下令各船一律留在國內，不許再開往歐洲。他以為法國和英國得不着美國運去的貨物，便要大感不便，最後必致向美國求和，不再妨礙其商業。這樣的『經濟絕交』雖使英法兩國蒙受損傷，但美國尤受其害。船員，商人，船塢工人，船具工人，打繩工人等都吃虧不小，此外還間接使許

多人吃着虧。哲斐孫的這種政策無異『因噎廢食』，所以深爲人民所不願意，並有許多人民表示  
怒恨。

回夢提塞羅  
度其晚年

這時哲斐孫已做了兩任太總統了（共八年）。大概他還可以連任下去，但他不願再試，因爲這和他平時的主張相違背。他很快樂地仍回到夢提塞羅，因爲他和華盛頓一般愛田園生活。但他自到家後，便見到自己貧窮得很。他任大總統時的費用遠過於他的俸金收入。這時常有許多人來到這位著名的前大總統家裏拜訪，希望享受他的慇懃款待。他家中往往陳設五十張床舖供來客歇宿。他所餘的少數款子差不多都被來客吃盡了，但他對於這些食客仍是竭力設法款待，絲毫不現出不悅之色。

最後，這位老人實在無法張羅了。於是他將他的田莊交給他的姪兒經營，並且爲償盡他的債務起見，他終於將他的優美的圖書館賣掉了，這圖書館的書籍是他五十年中所搜集的。他對於此事非常悲傷，因爲他除自己兒女之外，便最愛書籍。住在其他各州的友人雖集款資助他，但終未能使他清償所負。他離開現世界的時候到了。這時他年已八十三歲，像這樣的一個名人竟至於晚年

負債累累，不能清償，不能不算是很可悲的事。

說也奇怪，他逝世的一天便是七月四日，這天便是美國人慶祝『獨立宣言』的一天。他死後，麥提塞羅的一切陳設均經拍賣了，其房屋由他的女兒承襲。所幸現在擁有這座房宅的人尚能對之善加愛護，作為這位美國最著名的大總統之一的永久紀念物。



## 六 準茲（一七四七——一七九二）

「我是首先努力防護美國正當的海上權利的人之一，這是我引為快慰而光榮的事。」

一個蘇格蘭的少年水手

當托馬斯·哲斐孫在維基尼阿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另有一個孩子名喚約翰·保羅（John Paul），住在蘇格蘭（Scotland）的一個大海灣的附

近。約翰·保羅在他的家中向那碧波中展望，便可見到海中點綴着無數的商船和漁舟。因此在他的心中，便生了一種對於航海生活的熱慕。他一有機會，便悄悄地離家走到附近的一個市鎮上，聽那些老練的水手講述航海故事。這些故事中有許多是關於美洲的，因此，他便希望一登彼岸，去



約翰·保羅·華茲

看看那奇異的國度。

約翰的父親並不富裕，所以他情願他的兒子老早便能自己謀生。約翰十二歲的時候，便是一個從他的本城開往美洲的船上當高等茶房。在以後的十四年中，約翰·保羅差不多以他的全部光陰在海上過生活。他成年後，是中等身材，相貌很動人，

並且體力強大。他的銳敏的兩眼和雄健的嘴，表現他將來總有一番驚人的事業做出來。他一發了怒，很少人敢對他正視。懦弱和畏怯是和他無緣的。但是誰都承認，他的儀容實表示他不是一個常人。他有了閒空的時候，便從事讀書。他未嘗能夠上多年學校，但他深知他要有所成就，便非繼續求學不行。關於航海的事，凡他有機會學習的，他無所不知。像約翰·保羅，確是青年中所僅見的一個優良水手。

任船長時的  
不幸遭遇

後來約翰·保羅設法從蘇格蘭商人借了一筆款子，自己買了一隻船，和若干貨物，想裝運到西印度羣島（West Indies）去販賣，他將被人稱為船長，那是

多麼可驕的事啊！他原指望藉此獲得厚利，不意完全失望了。他第一次開航爲自己運貨的途中，有一部分水手便不聽命令。因此，他便和他們打起架來了，結果，他於無意中殺了水手中的首領。爲避免和這位水手的朋友發生爭執起見，他經人勸告後，便逃往美洲，以待風潮之平息。

他逃到了北卡羅來納（North Carolina），躲在一箇小城市中。他沒有錢用，又沒有工作做，因爲怕被捕的緣故，連自己的真姓名都不敢告人。這時正是美國革命急待發動之際，撒母耳·亞當斯，巴特里克·亨利，華盛頓，哲斐孫等人正出席大陸會議。約翰·保羅大概是因爲覺得自己的處境太悲慘了，所以也不很想去干預政治。他既失了船隻，又失了職業，前途是何等的黑暗啊！

更改姓名和  
任海軍上尉

準茲（Jones）是附近的一個富人，有一天，他悲哀地坐在一家旅館門前的櫂上，忽看見了約翰·保羅。他便問道：『你的名字叫什麼？』約翰·保羅答道：『我沒有姓名。』準茲先生又問道：『你的家住在那裏？』這位青年又悲傷地答道：『我也沒有家。』約翰·保羅的丈夫氣的相貌引動了準茲先生的幻想。因而他說道：『跟我家去吧，』

有好幾個月，這位青年船長便住在準茲先生家裏。準茲先生是一個愛國運動的領袖，從此，約

翰·保羅便深深地注意到美國人的解放運動。準茲先生把他介紹給大陸會議中的一個代表，其後便和這位代表成了莫逆之交。當勒克星敦和邦刻山兩役戰事之後，大陸會議決定組織海陸軍的時候，約翰·保羅在會議中的這位朋友便舉薦他，因而奉委為海軍上尉。

現在約翰對仁慈慷慨的準茲先生告辭了。準茲先生對他說：『我想供給你若干費用。』約翰·保羅答道：『不要，我是不當接受的。但是你假使肯我用你的姓，我總想使你後來以此為榮的。』自此以後，他便叫做約翰·保羅·準茲了，他簽名時都寫着J. P. Jones或John P. Jones，後來便寫為Paul Jones。

任美軍方面  
的海軍艦長

不久，準茲便顯得他非常能幹而勇敢，因此，便奉委為一隻軍艦的艦長。這時任監督海軍之責的是莫里斯（Robert Morris）他很想使準茲指揮海軍全軍，但為他人所嫉妬，事遂未果。後來準茲奉令率藍格爾號（Ranger）軍艦赴法國，以使佛蘭克林的計劃得以實現，因為這時佛蘭克林負着美國的使命留在法國。

佛蘭克林派準茲襲擊英國海軍，英國亦派艦至美洲海岸攻擊。保羅·準茲在各處來往自由，

儼若海上之王。他奪獲了許多敵艦，均送至法國，他把敵艦上的俘虜通通拘禁起來，並且加以威嚇。有一隻敵艦來攻擊他，他隨即使之屈服投降了。到這時候，他明明是美國的正式軍官，但英國人都稱他是一個『海盜』。英國的母親見了孩子不學乖，便說：『你如不學乖，保羅·準茲便要來把你抓去了。』當時他的威勢，也可想而知了。

後來法國承認協助美國作戰了，保羅·準茲聽說他將奉命指揮一隻最優的法國戰艦，他遣發蘭格爾號開回美國，自己不跟着回去。但他等待了許多時，仍不見有法國軍艦交給他指揮。他寫了許多信到法國政府中的官員，但未有結果。

有一天，準茲偶然看見了佛蘭克林的可憐的理查曆書中的格言有道：『你假使要你的事情做成功，便須自己動手；不然，便令人去做。』準茲讀了大叫道：『對啦。』他隨即走到巴黎，親見法國官員，果然得了一隻軍艦。他爲感謝佛蘭克林的忠告起見，便將此艦改名爲 Bonhomme Richard。這是法文，等於英文的『可憐的理查』。

和塞累匹  
斯號鏖戰

可憐的理查號並不能算是一隻優良的軍艦。她航行得很慢；其木質已因年久而腐朽；他的艦礮已因太舊而不堪發射。船上的人完全是雜湊起來的；有法國人，有英國人，有葡萄牙人，有瑞典人，又有馬來人，祇有幾個美國人，而真正忠心於保羅·準茲的便是這幾個美國人。但準茲另外召來了幾隻軍艦，以爲一己之助，於是沿英國海岸佈陣，作一字形。

這樣他又使得英國忿怒而害怕了。英國調集軍隊，修理礮臺，加派軍艦入海，這些事都是因爲這位被稱爲『海盜』的保羅·準茲。後來有一天晚上，可憐的理查號率領着兩隻軍艦，和英國的戰艦相遇。英國軍艦中之較大的一隻叫做塞累匹斯號（*Serpent*）於是可憐的理查號和這塞累匹斯號接觸起來了，互相攻擊，而保羅·準茲方面有一隻較小的軍艦則和另一隻英艦接戰。保羅·準茲的第三隻軍艦係由一個懦弱的法國船長指揮，率艦離得很遠。

塞累匹斯號是一隻優良的軍艦，上面架有許多礮，所有人員都是精選而來的。這艦在一切方面都優勝於敵艦，但有一個缺憾，便是沒有像保羅·準茲那樣的一個司令。這兩隻接戰的軍艦距英國海岸甚近，所以岸上有成千的人在這九月裏的暮色蒼茫中佇立着觀戰。

起初，美軍方面的舊礮未發多次便炸燬了，並且礮手差不多都被炸死。在其他的艦長，遇此情形，不免便要投降，但是保羅·準茲並不如此。經過了一小時的猛烈礮轟之後，可憐的理查號便處於危急的狀態中了。她因塞累匹斯號上的重礮的轟擊，差不多已打得粉碎。她的甲板上船員死傷枕藉，可用的礮祇剩了幾隻。但是保羅·準茲奮勇如故，不稍餒氣。

兩艦愈相接近了，保羅·準茲親自奮力抗拒。他幫助他的部下在甲板上搬運大礮；他鼓勵戰抖着的法國水手，振起他們的勇敢精神；他同時要兼顧好幾方面。有些軍官大呼『饒命』，表示欲投降。英軍艦長聽了喊道：『你們降了嗎？』保羅·準茲大吼道：『我還沒有開始戰呢。』

這是一個奇怪的戰役。塞累匹斯號雖礮擊不已，美軍方面的人員卻都登了甲板；美軍方面的毛瑟槍和手榴彈卻使英軍都避到甲板底下去了。塞累匹斯號上差不多祇有艦長披遜遜 (Pearson) 一人立着。兩艦上都有十餘處着了火，於是兩方停戰片刻，從事撲滅火焰。

戰鬥又開始了。這時飄然遠引的一隻軍艦出現了。在這月色朦朧中，艦長率艦繞過這時繫在一起而火光燭天的兩艦，但他祇向保羅·準茲的艦上射擊。他希望將可憐的理查號擊沉，因而可

以俘獲已無戰鬥力的塞累匹斯號，以邀戰功。他這樣繞過第二次後，便又開走了，絲毫未加援助。

可憐的理查號漏水了，二百個英國俘虜從艙中放出了，都向甲板上奔闖。他們大呼道：『船沉了！』他們當時如能稍用思慮，便可立時將這隻美國軍艦奪獲。準茲不使他們稍有思考的餘地。他下令道：『大家去抽水！塞累匹斯號正在沉呢。』他們服從了，無可奈何地幫着敵人工作。有一個軍官向保羅·準茲懇求道：『落下你的旗子吧。』他聽了答道：『不，我要先沉下去呢。』

塞累匹斯號上的一個大爆炸解決了這個千鈞一髮的情勢。艦長披爾遜一個人立在甲板上，親手將國旗落下。這真是古今來所未有的一次海上惡戰，兩方均出於九死一生。準茲的部下都跳上塞累匹斯號，破碎不堪的理查號不久便沉沒了，但是美國的國旗仍飄揚在海面上。以一隻待沉沒的艦俘獲一隻擊沉本艦的艦，這大概是歷史上僅見的一次吧。保羅·準茲回到了法國，法王路易給了他一把華麗的金柄劍。後來華盛頓寫給他的信中有道：『你已吸引了全世界上的人士的贊慕了。』

保羅·華茲  
的晚年

後來保羅·華茲雖回到美國，但不幸的遭遇相繼發生，致使他未有機會表現他的才能。獨立戰爭將告結束的時候，他爲俄國所迎聘，奉委爲海軍上將，後來和土耳其人戰，甚得信任。但因俄國地方嚴寒，遂致肺部受了傷，而此病終未能治癒。他死於巴黎，葬於一處不著名的地方，墓址不久便爲人所忘記了。直至一百多年以後，加以搜尋，才發見了他的屍身，於是享以隆重的典禮，由一隊美國軍艦護送到美國，安葬於亞那波里海軍大學的小教堂中，在此就學的人都可以看見他的墳墓，而這位勇武過人的墓中人便是供他們景仰而作爲楷模的。



## 七 拉法夷脫（一七五七——一八三四）

「我得在美國的旗幟之下作戰，這是我引為榮幸而快慰的事。」——一八二五年的演說。

拉法夷脫為  
一青年貴族

美國人的獨立運動得了法國方面許多同情。法國人之協助最力者便是拉法夷脫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他既是一個青年貴族，又雄於資產，但他很不願遊手好閒，把光陰浪費了。他雖不過十九歲，他已做了法國的陸軍大尉。

一七七六年，拉法夷脫開始協助美國軍隊。不久，他便得了一個惡消息，說英軍已佔領紐約，華盛頓已越過新澤稷而逃。於是一般人便對拉法夷脫說：「現在你是不去了。」但拉法夷脫總答道：

拉法夷脫



拉法夷脫

不願引起英國的不悅。

拉法夷脫  
加入美軍

拉法夷脫年齡雖輕，但因他既富於資產，在社會上的地位又高，所以自信力甚強。他對於他的計劃，進行不遺餘力，購買了一隻船，命名爲『勝利』(VICTORY)。他很不容易離家。當時法國貴族有許多人結婚甚早，所以拉法夷脫此時已有了妻子和一個孩子；但他對他的夫人說道：『美國的革命運動是正當的。要好好做一個美國人，讓我去吧。』他的夫人也勇敢地首肯了。

拉法夷脫違背了國王的命令，由法國啓旋了，除他而外，尚有法國軍官十餘人同行。他們由南

『現在正是美國人需人援助甚急的時候啊。』

代表美國駐在法國的人不能籌得巨款，以供拉法夷脫及其友人率艦渡過大西洋赴援。於是拉法夷脫說道：『好！我自己買一隻軍船，並且一切費用由我自己供給吧。』他對於此事，尚須保持祕密，因爲當時法國和英國本甚親善，法王深

卡羅來納 (South Carolina) 登岸，逕赴弗列得爾菲亞，向大陸會議報告。拉法夷脫說：『我將爲貴國服務，但不須酬報，我情願祇做一個志願兵。』但會議中卻委任他做一個將軍。這樣的一個青年何能勝任這樣的一個高等位置！但會議中以爲對於拉法夷脫的援助深致感謝，便可引起法國政府的援助了。

拉法夷脫加入華盛頓的軍隊後，華盛頓很贊許他的精神，但他未肯以若干部隊付託於這位法國青年，他任拉法夷脫爲參謀之一。

拉法夷脫實地指揮軍隊

布藍狄威因河一役，拉法夷脫曾表現他並不怕英軍的槍彈。他的足部中了彈，受了傷。此次戰役停止後，華盛頓便派人將他和其他的傷兵送到利亥河 (Lehigh River) 畔伯利恆 (Bethlehem) 地方給看護婦調治，因爲那裏既然幽靜，又距離英軍甚遠。

拉法夷脫傷愈後，便至鐵爐谷，再加入華盛頓軍。他的歡悅的面色和活潑的談吐對於華盛頓幫助甚大，因爲有此，他在這陰慘的冬季才未嘗心灰意懶。拉法夷脫又寫信到法國他所認識的貴

族，鼓勵他們來援助美國。後來華盛頓使他指揮軍隊，於是他才心滿意足。因此，到了次年春季，華盛頓便令他率領二千人去監視英軍的行動。

拉法夷脫駐軍於靠近栗子山 (Ochestnut Hill) 的禿嶺 (Barren Hill) 司令部即設於山頂之路得派教堂。但是英軍監視着拉法夷脫。豪將軍派出了許多人，想包圍拉法夷脫的軍隊。拉法夷脫不屈不撓，歡悅地鼓勵他的部下，竟得使他們安全地渡過了司庫基爾河 (the Schuylkill)。若非他們訓練有素，他們這次倒被英軍所擄了。據說當時豪將軍斷定拉法夷脫已是他的囊中物，所以已經準備了盛筵，以便擒獲他以後來款待他。豈知這盛筵終是虛設。

### 拉法夷脫進一 步協助美國

法國既允協助美國作戰之後，一時似乎較以前更加有希望了。但法國的援助美國，並未能盡如美國人預先之期望；因此，拉法夷脫又回到母國，勸令起見，起初不許他進宮，過了一個星期，才准他進見。

許多人聚集得來看拉法夷脫，並聽他講述他的經歷。這位侯爵可算是王廷中最令人崇拜的

人物了。當他乘馬走巴黎街道上經過的時候，人民都爲他歡呼。像這樣一個孚衆望的人對於政府自不會沒有很大的影響力，結果，拉法夷脫的一切要求都達到了目的。計經過了一年之久，才獲得了這個援助，但這個援助是很有價值的。法國之首肯援助美國，起初固然是佛蘭克林之力，但是使法國實地遣派大批援軍和軍艦到美洲，卻應歸功於拉法夷脫一人。

拉法夷脫之  
在維基尼阿

拉法夷脫一經使得法國承認援助美國後，便仍回到大陸軍中。華盛頓見了這位青年朋友重臨彼邦，歡喜非常。他倆儼若父子兩人。他倆在露天下同睡於一個鋪蓋上，並且時常共食。拉法夷脫認華盛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因而也使他的兒子取名『佐治·華盛頓』。在華盛頓方面，他也很愛這位活潑的，愉悅的，天真的，不自私自利的法國青年。他倆的友誼是永久不會破滅的。

過了些時，華盛頓派拉法夷脫率領一枝軍隊去生擒亞諾爾特（Benedict Arnold）原來這位亞諾爾特是一個降敵的叛徒，此時侵入維基尼阿境內。豈知亞諾爾特已離境，而拉法夷脫尙未到，但不久康華理從北卡羅來納（North Carolina）開到，聲稱欲生擒拉法夷脫。他說：「這孩子

是逃不了的。』這『孩子』此時已二十三歲，胸中已有許多軍事知識，他令威因(Anthony Wayne)和斯條本(Baron von Steuben)協助他。康華理連想走近他，都沒有達到目的。

最後，拉法夷脫已使得康華理疲倦了，於是康華理便移駐到約克唐。此後的情形，在前面述華盛頓時業經講述。但是在約克河(York River)中的法國軍艦所以肯截塔康華理，使不得由海道逃走者，都是得力於拉法夷脫的懇求。最後康華理因為水陸兩方面都被圍得水洩不通，決計投降的時候，他願意將他的劍交給拉法夷脫。但華盛頓令他將劍交給林肯將軍(General Lincoln)，因為在一年以前林肯將軍在查里斯敦(Charleston)曾被康華理強迫投降。

拉法夷脫回國  
及被囚於奧國

戰爭差不多過去了。拉法夷脫啓程回國，因為他想到此時到法國去，才最有助於美國。他知道佛蘭克林必很得意於他的助使美國得到實力的援助，並且使和平得以實現。他得再見他的家人，當然快活非常，但他並不因此稍稍減少為美國服務的努力。

數年後，法國人民把他們的國王路易(Louis)拘囚起來，最後且把他斬了。當時拉法夷脫年

方三十六歲，正率領一部法國軍隊，防禦普魯士和奧國。他雖愛法國，但他並不滿意於巴黎殘忍的暴民的舉動；因此，他的部下——其中有一部分是來自巴黎——漸漸稱他是叛黨。他因恐部下漸欲不受指揮，便離開了他們。他本想到荷蘭去，但中途爲奧國人所擄，奧國人因爲他曾敢於和他們作戰，便把他監禁於一個黑暗而潮溼的牢室裏。

拉法夷脫有兩個美國朋友想使他恢復自由。他們設法使他逃開了監視的人，但不久三人都被捕獲了。第二次的監禁較第一次尤苦。有一條鐵鍊子圍在腰間，一端繫於牆上。有許多人，若遭了他所遭的痛苦，當早已斃命，但拉法夷脫身體既強，勇氣又甚大。他知道終有一天要得到營救的。

拉法夷脫夫人和她的兩個女兒，因爲和拉法夷脫有關係，也曾被拘禁於巴黎一年有半。他們被釋放之後，便去看拉法夷脫，情願和他在一起，以便分嘗痛苦。奧國的人對拉法夷脫夫人說道：『你們進來之後，便不得再出去。』這位勇敢的夫人答道：『那我不願的。』

華盛頓極力設法營救拉法夷脫，但終未有效。後來拿破崙做了法軍的總司令，把奧國人打得落花流水一般。他必待他們將拉法夷脫釋放出來，才肯和他們講和。拉法夷脫一共坐了五年監牢。

拉法夷脫的  
鄉居生活

拉法夷脫的財產大部分在法國革命時被法國激烈的領袖所奪去。出賣。他和他的夫人及女兒出了牢獄之後，便居住於鄉下一處離開巴黎市的喧囂很遠的地方。這別墅是他自己的財產，他爲牠定名爲『農莊』(La Grange)。他在那裏的生活既樸素，又簡單，和華盛頓在味嫩山的生活差不多。

有一個維基尼阿的紳士來到這別墅會晤拉法夷脫。他們走進了書房，拉法夷脫便說道：『你現在身在美國了。』那位來客驚問道：『美國嗎？』拉法夷脫答道：『是，這房間我便稱爲美國。』於是那位來客向四面張望。四壁上掛着美國各州的地圖；又有華盛頓，佛蘭克林，和巴特里克·亨利的半身像；桌上和書架上擺滿了關於美國的書籍；屋角放着佛蘭克林在法國時常用以嚇法國朋友的大電力機器。因而那位來客說道：『這果然是你所愛的美國。』

重遊  
美國

一八二四年，拉法夷脫決計再遊美國，此時他年已六十七歲，距美國獨立戰爭結束時已有四十年。美國議會請派軍艦迎接他，但這位謙遜的將軍婉謝了他。他的兒子佐治·華盛頓·拉法夷脫也伴他渡過大洋。此次他曾遍遊美國各州。他所受美國人民的

尊敬和歡迎，真是無與倫比；原來他是當時美國最偉大的人物啊。

誰都知道，拉法夷脫的雄厚資產是因美國革命而耗用和犧牲掉的。美國議會爲酬謝他的功績起見，曾通過以二十萬金圓贈給他，另外並贈給他一片地產。這當然不足償他的全功，因爲他對美國的功績本是不可以物質抵償的。美國人至今仍誰都紀念着拉法夷脫對於美國爭自由的奮鬥的偉大幫助。



## 八 葛拉克 (一七五二——一八一八)

『無論如何，必須將這城奪獲過來。』——在卡斯卡斯啓亞對他部下的演說。

印第安人之侵擾西北殖民區



葛 拉 克

當美國獨立戰爭初起的時候，達尼·爾蓬 (Daniel Boone) 占領着優美而荒野的壘塔啓殖民區 (Kentucky Country)。但他們雖屬剛強

勇敢，仍覺難以抵禦從俄亥俄河 (Ohio River) 北岸而來的兇猛的土人的侵擾。壘塔啓的各個壘殖區似乎時時有滅亡的危險。

陸軍上校哈密爾敦 (Colonel Hamilton) 是英國的一個軍官，此時管治着全『西北殖民區』 (North West Country)

印第安人因受着他的慫恿，所以侵擾墾塔啓的居民更加厲害。這墾塔啓在阿帕拉契安山，俄亥俄河，密士失必河，及五大湖（The Great Lakes）之間，自從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的戰爭終止之後，這一片地方便爲英國所有，不過實際上居住於墾塔啓的白人差不多全都是法國人。這些爲數甚少的法國人的村莊，各有英國所設的炮台，以資保衛。但自獨立戰爭發生以後，駐守這些炮台的英國兵士大部分被調到靠近大西洋岸的地方作戰去了。

在墾塔啓從事墾殖的白人中，有一個人深覺『斬草必須除根』。他知道印第安人爲害的根源在『西北殖民區』。那一帶的地方如爲美國人所得，英國人便不能再慫恿印第安人侵擾了，因而墾塔啓可以安全，而美國也可以獲得一大片的沃壤了。這主張須除災禍之根的人便是葛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

葛拉克和  
他的計劃

墾塔啓現在雖是美國的一州，但在當時不過是維基尼阿州的一郡。葛拉克是維基尼阿人。他想出他的計劃的時候雖不過二十五歲，但其時已名聞遠近。他從小便在森林中浪遊。他尙是小孩子的時候，便曾和印第安人打仗，後來又時常在墾塔啓和印第

按人作戰。葛拉克是一個真正的邊疆之民，他到處都能自己維持生活。他身長六呎，體格強健。他的頭髮紅色，眼睛黑色，不住地亂翻，凡此都表示他是一個易於發脾氣的人，但是他卻很有毅力。

葛拉克未嘗以他的計劃告訴過旁人。假使英國人老早知道此事，那末，他們必欲加派軍隊，以保護各炮台，結果，葛拉克驅逐他們的計劃必不能實現。葛拉克先派了兩個人到現在的伊里諾斯（Illinois）去探訪情形。探訪的人回來報告說，那裏的法國人並不過問英國人或美國人得勝，但他們很駭怕出沒於森林的美國獵人。

葛拉克的計劃異常周而祕密。他乘馬從聖塔啓到威廉茲堡去請求巴特里克·亨利子以協助，因為此時巴特里克·亨利是維基尼阿的州長。葛拉克經過夢提塞羅，安抵他的父親的住宅。在這裏，他得知英將柏圭因（Burgoyne）已在薩刺拓加（Saratoga）投降，因而他的勇氣倍增，實行他的計劃的心更加堅決了。

巴特里克·亨利認為葛拉克的計劃很對，賀斐孫亦如此着想。葛拉克當被委為陸軍上校。維基尼阿政府並不能協助他，因為該州人民對於戰爭的負擔本已甚重；惟允許他在該州招募士卒。

是以此事的一切負擔都在他一人肩上。

卡斯卡斯啓亞和  
焚森茲的攻克

最後，葛拉克率領了一百五十人——一部分爲家庭式的開路者，其餘都是森林中的獵人出身的志願兵——乘着平底船沿俄亥俄河順流

而下。在印第安納 (Indiana) 和聖塔啓之間，河流湍急，葛拉克便在那裏建築了一座炮台，使隨來的居民及其妻小住在那裏，並留少數人保衛他們。正在建築這炮台的時候，他又聽得了法王路易已決計援助美國人的消息。不久，沿俄亥俄河各瀑布一帶的墾殖區便稱爲路易斯維 (Louisville)，現在已成爲墾塔啓最大的城市了。

葛拉克從路易斯維越過俄亥俄河，至伊里諾斯境登岸。伊里諾斯的南部，東有窩巴士河 (Wabash River)，南有俄亥俄河，西有密士失必河。英國人最重要的炮台有二：一在密士失必河岸的卡斯卡斯啓亞 (Kaskaskia)，一在窩巴士河岸的焚森茲 (Vincennes)。葛拉克先率領他的部下向卡斯卡斯啓亞進發。那裏有蓋治炮台 (Forge Gage)，這名稱便是紀念曾在波士頓指揮軍隊的英將蓋治的。

一七七八年七月四日，葛拉克和他的部下進抵卡斯克斯啓亞城。他們先躲於森林中，到了夜間，便爬上炮台。炮台上一個人都沒有。葛拉克信號一發，其餘的人便大聲呼叫，簇擁而上，如發了狂一般，繼則奔到卡斯克斯啓亞街上。果然不發一彈，便攻克了該城。住在該城的法國人見了這些美國人突然而來，嚇得手足無所措，但是葛拉克待他們很爲客氣，結果，他們都宣誓願做良好的美國公民。

卡斯克斯啓亞的法國教士見了葛拉克對於人民非常愛護，便自請赴焚茲疏通，原來那裏祇有少數英國兵駐守。這位教士到達該城之後，便召集法國人到教堂裏談話，勸他們舍英國人而歸順美國人。當時全體贊成，便樹起美國國旗，那一小隊的英國兵也很識時務，隨卽開走了。這次的勝利又是很易地獲得的。

葛拉克行軍的神奇

以上葛拉克可算一帆風順，於是他招募了許多兵士和印第安人，成立了一部強有力的軍隊。進抵焚茲，因爲葛拉克未能防守鞏固，所以英國的陸軍上校哈密爾敦 (Colonel Hamilton) 便很易地克復了該城。此時哈密爾敦如能發兵前進，必能生擒

葛拉克及其部下，果然那樣，美國佔領這一帶殖民地的念頭必終成夢想。但是冬天到了，哈密爾敦便決計待明春再計劃如何進行。

哈密爾敦未能料及葛拉克是怎樣的人，所以把他的部下大部分遣回原駐在地底特律(Detroit)。這種情形被葛拉克偵知了，於是他想：『現在我的機會到了。』二月裏的一天，葛拉克率領了一百七十五人（美國人和法國人都有）向哈密爾敦的駐地進發。葛拉克真僥倖，原來他的部下預先未能逆料他們一路將如何的難行。

全程計有二百五十英里。途中冰塊方在融化，大草原中充滿了冰水。葛拉克的部下既無帳幕，那荒野中又無人家可以寄宿。有一個星期，他們都是在泥濘和水中跋涉，但到了夜間，他們可以煨火取暖，吃着他們中的獵人取得的熊，麋，鹿，水牛等的肉。

艱苦到了。焚森茲已相距不遠了，但是窩巴士河岸爲河水所氾濫，汪洋一片，橫互在面前。這必須渡過的爲水和流冰淹沒的地方計有五英里，水深三呎以上。他們用了三天的功夫，才造了一隻船，渡過了窩巴士河的急流。但渡過這河以後的情形也很壞。有好幾天，他們便在汪洋的水中跋涉，

水面高及胸口，同時又下着急雨，到了夜間，他們發見了有一個小丘露在水面上，他們便聚集到那上面，在寒風淒雨中渡着黑夜。

### 焚森茲的 二次攻克

這些鐵軍遲緩地跋涉了八天。後來食物也斷絕了，但是他們仍鼓勇前進。最後的一天，他們距焚森茲祇有六英里。天氣比以前冷得更厲害。天明，他們在上面過夜的島的四面已結了半吋厚的冰，他們的衣服已凍得直挺挺地。但是旭日東升，使他們益發振奮起來。那位剛勇無匹的司令說道：『今夜我們要和敵人接觸了！進啊！』

尚有四英里遠的路都須在水中跋涉。於是葛拉克自己及其部下之最強健高大者領路。不久，他們中身體較弱的人已因飢寒交迫而至不能支持，竟臥倒於水中了。他們用手牽住比較強有力的同志，最後全體都得抵了岸。有許多人直挺挺地仰在水邊上，於是每人由兩個強有力的同志攙起來在空中播盪，使他們的血脈再行流通起來。大家並為他們煨火取暖，其時適有印第安人划舟而過，因得向他們取得食物。結果，奄奄待斃的人都活動起來了，於是大家準備進擊哈密爾敦。

日落之後，葛拉克和他的部下便進了城。這些衣服不周而飢腸轆轆的獵夫，既無大炮和刺刀，

連火藥也差不多沒有，卻去進攻一個設有大炮和許多其他武器的堅固炮臺。他們向前衝進時，哈密爾敦所有的印第安人全都逃走了。他們以為進攻的人既能越過一片汪洋而來，必是從水底下或水面上跑來，這些人莫非是天兵，所以不敢近前。但有許多法國居民見了這些美國人，非常歡悅，都以新武器和彈藥供給他們。

在月色朦朧中，葛拉克的部下開始轟擊炮臺。炮臺上亦還擊，炮聲隆隆，但進攻者方面因為迴避得法，並未有人受傷。繼則美國人各以來復鎗對準假裝有炮的窗口射擊，每發必中，不久，哈密爾敦的兵士便停止發砲，這位司令也明知大事已去，再抵抗也是無效。這樣，焚森茲便為葛拉克所攻克。美國的國旗樹在那炮臺上之後，葛拉克便改稱牠為巴特里克·亨利炮臺。

西北區域

自此以後，英國靠近俄亥俄河的勢力便完全消滅了。葛拉克本想進至英國人的根據地底特律，將英國人完全逐出，但未能如願。後來維基尼阿請求將『西北殖民區』劃歸該州，稱為伊里諾斯郡。葛拉克的部下有許多人都居住在這一帶。獨立戰爭結束後，英國將這一帶的地方完全放棄，從此便給美國人自由動用。於是維基尼阿慷慨地將這區域

交給中央政府，統稱爲『西北區域』（Northwest Territory）現在包括四州，都是最富庶的地方。

葛拉克最後升任將軍，駐於路易斯維。他在那裏防禦印第安人，共有若干年，而印第安人非常畏懼他，始終未敢侵擾聖塔啓的居民。他在生前曾目覩他爲美國攻克的『西北區域』充滿了居民。在今日，芝加哥（Chicago），克利夫蘭（Cleveland），底特律和其他許多繁榮的城市，都是葛拉克的九死一生的行軍和舉世無匹的剛勇的紀念碑啊。



## 九 莫理斯 (一七三四——一八〇六)

『當國家艱難危急的時候，無論在那一方面，國家如需要一己幫助，便盡力去做其所負的責任，這是每個公民的義務所在。』——致某友書。

### 一 協助華盛頓

利物浦的  
一個少年

美國在革命風潮發生以前，每年夏季都有一隊商船從英國裝載衣服、用具、盜器、酒類等而來，由折撒比克灣 (Chesapeake Bay) 登岸，以供維基尼阿和馬里蘭 (Maryland) 的人民購用。牠們回國的時候，便滿載煙草而去。

當約翰·保羅·華茲出世的一年，有一隻商船沿折撒比克灣上航的時候，有一個十三歲的

英國少年站立在船頭上，熱切地向岸上瞭望。他的名字便是羅伯·莫理斯 (Robert Morris)



羅伯·莫理斯

他是從利物浦 (Liverpool)來探望他久未見面的父親的。羅伯尚是小孩子時候，他的母親便去世了。當時他的父親將他交給他的祖父母照管，自己到美國去經營煙草業。現在他已能單身搭船橫渡大洋了，所以一聽到他父親召喚他去的命令，便欣然而往。這船停靠於馬里蘭境的牛津 (Oxford)的碼頭。莫理斯先生親自前來迎接他的兒子。他得再見他的兒子，他心中的喜慰可想而知。他發見羅伯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因為當時馬里蘭學校甚少，所以他把羅伯送到附近的一個牧師家裏讀書。不久，莫理斯先生便發見羅伯對於書本並不十分用心。於是他說：『這怎麼辦呢，羅伯？』羅伯答道：『牧師所能教我的東西，我都學會了。』莫理斯先生說：『那末，送你到另一個學校裏去吧。』於是他寫了一封信，打發羅伯到菲列得爾菲亞格林威 (Greenway)先生——莫理斯先生的一個朋友——那裏去，請他照管羅伯入學。

## 威林和莫里斯

格林威先生爲羅伯找了一個很好的學校，因而這孩子的學業進步甚速。但是過了些時，羅伯便得了惡消息。他的父親被人誤殺。由此，羅伯不得不拋棄書本，因而格林威先生爲這十五歲的少年在威林兄弟公司（Office of the Willing Brothers）中找了一個位置，原來威林兄弟是非列得爾菲亞最大的商人。羅伯很不慣習地度着商業的生活。他的主人見他工作的成績很好，所以當他才二十一歲的時候，便使他也有了股份。

後來兩位老人不從事商業活動了，公司便變成『威林·莫里斯公司』和莫里斯合股的托馬斯·威林（Thomas Willing）和莫里斯年齡相仿，活動力亦很大。因這兩個青年股東的經營，後來威林·莫里斯公司在商界的聲名一直遠揚到歐洲和西印度羣島。不消說，他倆本來基礎雄厚，自有船隻和資本以爲後盾，但他們也很精於生財的方法。莫里斯未滿四十歲的時候，已擁有鉅資了。莫里斯雖是在英國出世的，但他卻是一個真正的美國人。托馬斯·威林亦復如此。當非列得爾菲亞的商人一致宣誓非待印花稅法取消，決不購進英貨的時候，莫里斯和威林始終遵守約言，未嘗違背，雖所受損失甚大，亦不顧恤。後來獨立戰爭發生，這兩個股東都被賓夕法尼亞的人民選

爲出席大陸會議的代表。

大陸會議中  
的莫理斯

大陸會議既在莫理斯的本城裏開會，所以他也免了長途跋涉的勞苦。會議中的代表都很尊敬贊許這位身材高大而有威儀的商人，因爲他們都知道他既富於愛國心，又善於經商。會議中有些代表是律師，例如哲斐孫和亞當斯便是；有些代表是農人，例如華盛頓便是；但很少是富於理財能力的。因此，便有許多工作要交付莫理斯擔負。他須從國外購買軍器和火藥。他須爲海軍購備軍艦和一切器械。最後，會議中要求他擔任他人所不能十分勝任的事，便是籌劃軍費。

大陸會議中討論獨立宣言的時候，莫理斯主張各州此時便宣布獨立，步驟未免嫌匆遽。他說：『我們正欲統一的時候，因此，反欲造成分裂。』賓夕法尼亞的七個代表中，尚有威林和其他兩個代表也贊成他的主張。但結果這宣言卻通過了。其他三個反對宣言的賓夕法尼亞代表都失了在會議中的位置。但會議中卻不能不借重莫理斯之力。

後來於八月二日由全體代表簽字於宣言的時候，莫理斯的名字卻寫在上端。他說：『我雖仍

以爲現在做這事爲不智，但會議中既已通過，我也不再反對了。這正足表現美國政治的真精神。一個人不能服從公意，總不能長做領袖的。

莫里斯變  
成了領袖

一七七六年雖是美國宣布獨立的一年，但到這一年年底，仍不十分像獨立的模樣。騎兵陸續奔到菲列得爾菲亞報告說：『黑森人和蘇格蘭高地人（Highlanders）已佔領新澤稷的柏林敦（Burlington）了。他們正向庫拍渡（Cooper's Ferry）進發——城的對面。』會議中的各代表以爲其他地方的空氣當較好，於是他們都避居到巴爾的摩爾（Baltimore）。但他們在動身之前，曾推選三個代表，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專負菲列得爾菲亞軍事的責任。莫里斯是三委員之一，但其餘兩個人不見了，所以實際上祇有他一人。莫里斯遵行會議所委任的職務，絲毫不苟。這時他無異便是會議本身。他指揮建築炮臺，製造軍艦，供給海陸軍需等事。他寫給安坐在巴爾的摩爾的各代表的信中有道：『我現在正指揮五十件必需的事務。』連華盛頓也很倚重這位肯出力而忠實的莫里斯。

爲華盛頓籌款

華盛頓在特稜吞把黑森人擊敗了。這一次大捷之後，愛國志士益發鼓舞起來了。但以後的情形非常危急。華盛頓的部下都因駭怕而欲回家。他們的短期服務的限期已經到了。華盛頓當時聲明他們如肯不去，便額外增給餉銀。他向何處籌款呢？惟有去懇求他的忠實朋友莫里斯！

除夕一天的深夜中，莫里斯接到了華盛頓請求爲其籌款的信。次日即元旦早晨，莫里斯便忙個不休。他親自走至富裕的教友派（Quaker）人家門前叩門求進，將主人（都是商人）從床上喚起，自己大叫道：『爲華盛頓籌款！』

有一個教友派和莫里斯相遇於街心。那位朋友問：『這樣早，有什麼事，羅伯？』莫里斯答道：『是這樣：華盛頓將軍需要大宗軍費，立刻便要。我希望你多借我若干。』說了，便說出總數來。『羅伯，但是還款有什麼擔保？』莫里斯答道：『我的說話和我的信用。』因而這位教友派便說道：『照數借給你吧。』

這一天，便有五萬元解送到華盛頓營中去了。華盛頓得了這一筆款項，部下便鼓舞起來了，由

此他才得再率軍渡特拉瓦河，擊敗敵人。於是他才得穩固地駐紮於新澤稷的山中，度過寒冬，而莫里斯軍無從襲擊。所以這一年冬季，蒙將軍所以未敢企圖克復菲列得爾菲亞者，大部分應歸功於莫里斯。

## 一一 富裕和悲慘

莫里斯任  
財政監督

金錢問題是大陸會議中最難應付的一個問題。所謂『大陸紙票』後來差不多弄得一文不值，凡沒有現金為後盾的紙幣都是如此。物價也提得很高了。有一天，撒母耳·亞當斯在菲列得爾菲亞買一頂帽子，店裏的人向他索價四百元。人民已因沒有現金而痛苦不堪了，以致他們都祇用『大陸紙票』納稅，否則不納。但是兵士是不能吃紙票或用紙票射擊的。他們非有現金不可。誰能籌得現金呢？

大陸會議祇有求之於莫里斯，於是選任他為財政監督，擔任全國財政。莫里斯不願意接受這個位置。他深知做了此事，將吃力不討好。他對於此事差不多躊躇了三個月，但會議中除他而外得

不着相當的人，於是他便覺得他應就職，義不容辭。

他擔任掌管這空無所有的財庫之後，曾和華盛頓談了一次話，不消說，將軍隊開赴約克唐協助拉法夷脫封鎖康華理，爲勢不容緩之事；但有誰供給軍需呢？莫里斯說：『我願擔任。』於是華盛頓的軍隊隨即開拔了。一面莫里斯日夜努力工作，以實踐他的諾言。

當美國軍隊行至折撒比克灣頭——即現在馬里蘭境的阿爾克吞（Elkton）——的時候，新英格蘭的軍隊表示非待見到現金，不肯前進。莫里斯乃向拉法夷脫將他自己的軍隊所用的軍費借來了。此數猶屬不足。莫里斯乃將他自己所有的現金和他向朋友借得的現金都拿出來送給了華盛頓。美國的軍隊看見了現金從小木桶中滾滾而出，便無異言了。結果便是康華理投降。

莫里斯覺得要得實現他的財政計劃，便須成立一個銀行。在今日，假使沒有銀行，試問商人將如何動手？但是沒有現金，是不能開辦銀行的。莫里斯請各愛國志士出款，作爲銀行基金。凡出款者均爲銀行股東。但是應徵者很少，連華盛頓也說他不能出款。他已賣了一部分田產，以賣得的款項供其餘田產的賦稅之用。

北美  
銀行

因此，莫里斯裝了一船麵粉到西印度羣島去，想以此換得一大宗西班牙的銀幣；豈知中途船爲英軍所擄。莫里斯正在絕望的時候，忽得了一個消息，說法國政府已輪來巨量的現金，船已抵波士頓。須知在當時由菲列得爾菲亞到波士頓是很長的途程。

莫里斯派了一隊人馬，到菲列得爾菲亞去祕密解款。將這些現金裝於一大櫥木箱中，外用鐵釘和鐵皮釘得很爲堅固，緊縛於牛車的車軸上。所有押解人員均全副武裝。並且途中繞道很遠，以防英軍劫奪。過了差不多兩個月，此款才解到了伊斯吞 (Easton)，不久，莫里斯便得目覩了此款，其中心之喜悅，不言而喻。

現在可以開辦銀行了。威林被任爲總裁，一七八一年除夕，大陸會議批准北美銀行 (Bank of North America) 正式成立。這便是美國最先成立的一個銀行，至今仍然存在，營業異常發達。

### 聯邦憲法 和新政府

莫里斯在美國政府財政方面服務了三年，便辭職退休。他任勞任怨，所有結果不佳的事都被歸咎於他一人，大陸會議對於他又未予以多大幫助。那新銀行

做了許多有利國家的事，此外莫理斯又做了許多改革的事，但結果情形仍甚惡劣。現在他辭職了，從此他可以以大部分的時間專心爲他自己而謀，以補償以往捐與政府的金錢了。

三年後，聯邦憲法告成。於是人民又表示他們尙未完全忘記莫理斯的功績。他們選舉莫理斯和佛蘭克林爲賓夕法尼亞的代表，於是莫理斯得推舉華盛頓爲制憲會議的主席於先；復擁護華盛頓爲元首於後，這是他引爲快慰的事。

憲法告成後，新政府成立於紐約。莫理斯當選爲賓夕法尼亞的兩個上議院議員之一。次年，政府遷至首都菲列得爾菲亞，大總統華盛頓便住於莫理斯的住宅中，莫理斯和華盛頓爲間壁鄰居者凡六年。這兩人始終是契友。

### 莫理斯大 興土木

富裕的莫理斯擁有很多的地產，分散在許多地方。在特稜吞對面，有一片面積甚大的土地，計分成十四個農場。他建築了一個別墅在那裏，並且開設了各種的工廠。因此四面便形成了一個城市，至今仍稱爲莫理斯維 (Marristvills)。

但莫理斯所最愛的地方是沿司庫基爾河的『叢山別莊』(The Hills)這裏前臨碧水，風景

宜人，距喧囂的城市較遠。莫里斯於叢林中建築了一座安舒的大廈和許多羣屋。內中有暖房，專備栽培橘樹和波羅蜜之用；至於冰房，自不消說。在這『叢山別莊』上曾招待過華盛頓、拉法夷、哈密爾敦和格蘭將軍。

莫里斯當時被視為美國最富的一個人，因而他自己以為必需另建一座偉麗的城市住宅。當大陸會議決定以非列得爾菲亞為首都十年的時候，莫里斯便想他的原有住宅尚嫌不富麗堂皇，所以便計劃了一個奇異的別墅。他把七馬路到八馬路和栗子街到胡桃街之間的地方通同買下了。他便在八馬路和栗子街轉角的地方從容地用磚塊和大理石建築一座大廈。經過了四年，尚未有屋頂，而每次下雨，都被雨灌，所以非列得爾菲亞的人稱這座房屋為 Morris's Tolly（此字意思是嘲笑這屋的主人無力將這屋完成）。這屋果然終未能完成，因為富裕的莫里斯這時已因商業關係而處於顛沛的境遇中，他的資產很速地喪失了。莫里斯停止建築後，不久這屋便塌壞了。

晚年的商業糾紛

莫里斯遇事總覺得很有希望，這是他遭遇不幸的原因。他以為歐洲的人民將紛紛移入美洲，爭在那些價廉的地皮上種植。於是他停止販賣外國貨，將他的

時間和金錢專用於地產上。他和合夥的人在各州所收買的荒地比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半地面還大些。

但是事出他的意料之外，並未有許多人移入。所以他弄得地產很多，而無現款。他向他人借了許多債，但無力償還。他是因為購買地產過多而貧窮的一個好榜樣。他的地產後來都被官廳出賣，以賣得的款子償還田賦。他自己藏身於『叢山別莊』中，誠恐因債務而被捕。警吏在他的住宅的四周徘徊刺探，一見他走出，便要把他抓去。

最後，莫理斯便被捕入獄，他共入獄三年半，若非法律更變了，他也許要到死才得出獄。自此時以後，破產的人便不會因債務而入獄了。他出獄後說道：『我現在自由了，但是我沒有一文能說是我自己的。』幸而他有一個朋友，將從前曾一度爲他所有的某處地產贈給他，使他每年有相當的收入。他和他的夫人便賴這塊地產以維持生活，過了五年，這位曾一度爲富翁的人便與世長辭了，臨死時非常貧窮，心中的悲傷可想而知了。

差不多四十年後，拉法夷脫重到美國，他並未忘記昔日莫理斯對他的款待。他抵菲列得爾菲

亞後，更先往晤莫里斯夫人，並設宴款待她。莫里斯本人於晚年雖遭遇不幸，但全美國的人，至今仍歌頌他對於美國革命的偉大功績。



## 一〇 威因（一七四五——一七九六）

「時勢之造成，必須有巨大的犧牲；自由的福音，非有極大的代價是不能獲得的。」  
——致他的妻子馬利·威因書。

### 一 任大陸軍團長的威因

一個  
少年  
軍人

橫亙於賓夕法尼亞之支斯得爾郡（Chester County）的是一個極肥沃的農業區域。在美國革命以前，其中有一個最大，最優的農場為伊薩克·威因（Isaac Wayne）所有，他在那裏建築了一個住宅，此處距菲列得爾菲亞約有二十英里。當布刺多克將軍戰敗的時候，威因的兒子安多尼（Anthony）年方十歲。

威

因

當時是紛亂時代，英法間的關係日益惡化，印第安人侵擾至賓夕法尼亞的東部。伊薩克·威因是一個農夫而兼兵士，亦加入抵禦印第安人的軍隊中服務。安多尼和他的父親同一個模型，自幼即願服務於行伍間，以度軍人的生活。



安多尼·威因

安多尼起初所上的學校，有一個爲他的叔父所主持。不久，他的叔父寫信到他的父親談論他道：『有一件事我是敢斷說的，便是他必不能成爲一個學者。他大概可以成就一個軍人。他已因演習戰爭使我的三分之二的學生分心了。』

### 青年測量員兼農夫

安多尼絲毫不注意拉丁文和希臘文，但他很歡喜數字。當他年事漸長的時候，他便決計和華盛頓一般，學一個測量員。他在這種職業上，便可運用他的數字才能，並且要在戶外過生活，和兵士差不多。不久，安多尼在測量方面便很有名譽。在他未到二十一歲的時候，佛蘭克林便僱他到諾法斯科細亞（Nova Scotia）——當時是一片很荒野的地方——測量土地，並領導一班人從事墾殖。以這樣一個年輕的人竟擔任這樣艱鉅的工作，並且竟能

勝任愉快。

安多尼從諾法斯科細亞回來之後，便和菲列得爾菲亞的馬利·姆魯斯(Mary Penrose)住於他的父親的農莊上，做一個農夫。他在這農莊上設了一個硝皮場，鄰家牲畜屠宰後都於此製成鞣皮。安多尼因有這個農莊和硝皮場，收入甚豐，因而以後八年的生活異常忙碌。

當美洲各殖民地 and 英國的糾紛緊張之後，安多尼·威因便出任支斯得爾郡的領袖。他料定戰事終是不免的。各科的軍事學書籍，凡給他看見的，他無不閱讀。他每日有了閒空，便訓練附近的青年。有許多人也都來跟他學習軍事，他的號召力也可想而知了。

威因的艱苦工作吸引了他的本郡以外的人的注意。一七七五年勒克星敦和康科特兩戰役之後，他便做了賓夕法尼亞公安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指導本殖民地作戰事宜。他的在該委員會中的朋友是佛蘭克林和莫理斯。這一年中，他在支斯得爾郡為大陸軍招了一團軍隊，由他自任團長的。

威因的治軍能力

威因天生賦有治軍的能力。當時他年方三十，所受教育比同輩為高，對於世務已有相當的經驗。他身軀魁梧，狀貌壯美而有丈夫氣，他心中有什麼話，便勇敢

威

四

地說出來，並且遇事有決斷，不因循苟且。他很注意服著，但並不是爲虛榮心所驅，卻是因爲他深知一個不修邊幅的人是不會有好事業做出來的。他命令他的部下一律須注意整潔，他嘗說一個衣著整齊的兵士的力量兩倍於衣著不整的兵士，此意亦爲拿破崙所贊同。

威因奉令率領他的賓夕法尼亞的兵士，進攻加拿大（Canada）會經過苦戰。從此，他便以勇武的軍人著名。當時有了艱難的工作，大家便說：『假使有人能做，那便祇有威因一人。』此後他奉命防守泰昆得洛加（Ticonderoga）的要塞，這是入加拿大的門戶。他駐守此地的時候雖已升爲將軍，但他並不願意度駐防要塞的生活。他情願衝鋒陷陣，所以便自請加入華盛頓的軍隊。

威因的請求終得了允許，於是他來到新澤稷羣山包圍的摩立斯坦（Martistown）華盛頓的駐地。他奉令指揮八團的賓夕法尼亞兵士。這些兵士都是衣服襤褸，鎗械不全，並且不知自己的責任所在，但是威因不久便使他們獲得了知識，對他發生了信仰。他的主要的觀念便是教他的部下倚賴刺刀，待敵人來攻，然後沉着應戰，不可進攻，亦不可逃奔。威因覺得美國人必須了解了此點，然後才能希望在平地上擊敗敵人。

華盛頓引軍南進，冀使蒙將軍不得佔領菲列得爾菲亞的時候，威因亦在軍中。華盛頓在布藍狄因河的背面等待蒙將軍，但威因不願等待英軍來攻。他提議乘英軍尚在前進的時候猛撲上去，使其陷於紊亂；然後華盛頓出其不意地進攻。這種計劃本來不一定能夠成功，但由此已可見威因的膽量和毅力了。

布藍狄因河一役，威因擔任美軍方面的中央陣線。他們嚴守他們的陣線，英軍未能越雷池一步。威因並未戰敗，不過當英軍繞至他的軍隊後方的時候，他便祇好退至支斯得爾了。

在帕奧利酒店  
附近的進攻

於是華盛頓傳令威因監視着英軍，於其向菲列得爾菲亞進行的時候，加以擾亂；他駐守於離他的家二哩的地方。靠近他的駐紮地，有一個華倫酒店（Warren Tavern），是一個保皇黨名馬得（Isaac Mather）者所開設。向來以為是馬得告訴英軍威因所在的。英軍向美軍猛撲而來，美軍完全出乎意外，威因祇好引軍後退。當場被擊斃的美軍有六十人。當時傳說威因之敗績，係完全出其不備，此外英軍又手刃許多從睡夢中醒來的美軍。此事因被稱為『帕奧利慘殺』（Massacre of Paoli）因為帕奧利酒店距此地不遠。

威因自己以為他當時嘗極端注意警戒，對於此種傳說，非常憤慨，竟至訴諸法庭。軍法審判廳乃判決他當時確是『主動的，勇敢的，小心警戒的。』

英軍進行時確曾在華倫酒店中停留，但這位店主否認他曾把美軍情形告訴他們。但是鄰近的人民，本來都是威因的朋友，自此事發生後，便誰都不光顧該店了。所以馬得祇好停業。他徙至非列得爾菲亞，後來便很弄得為貧窮。最後，他竟至祇好沿街推小車以餬口。如此結果，真是悽慘，但是他的罪所應得啊。

在澤曼坦  
的衝鋒

兩週後，澤曼坦戰役發生，結果，威因和他的部下大敗英軍。一個十月裏的黎明時候，天空中布滿着濃霧，美軍於澤曼坦村之北首突然襲擊英軍。威因在前率領着全部隊伍，全體愛國軍人各執刺刀向前猛衝，口中大呼『衝向前去，為威因報仇！』結果，英軍向四面潰散。豪將軍見部下潰退，乃上馬前進，大呼道：『輕步兵，多麼可羞啊！以往並沒有見到你們如此敗退啊！』但是勢如潮湧，豪將軍亦無法制止。威因見到英軍被他的賓夕法尼亞兵士所擊敗，和他們自己以前一般逃奔，心內快活異常。

在這濃霧和混亂中，美軍方面後來也弄得自相射擊，結果，損失不少，不得不後退，但威因並因此餒氣。威因似乎遇着危險，則勇氣倍增；他在此役中曾遇着很多的危險，他所乘的馬中彈而死，他自己亦中砲彈受了微傷。但他確已把美軍的刺刀的神威顯出了。他自己說：『總而言之，這是光榮的一天；我相信下次我們要給他們打得片甲不留！』這話才足表現軍人的真精神呢。

### 在鐵爐谷之度冬

澤曼戰役之後，華盛頓軍便在鐵爐谷度冬，結果，這班九死一生的軍隊因缺乏衣服，以致凍得死傷枕藉。威因竭力改善他的部下的生活狀況，並且按時到各營舍中探問。他見了各兵士淒慘萬狀，因而說道：『我情願自己每個星期都親身作戰，卻不願見部下如此受難。』他自己曾花了不少的錢來買衣服給他的部下穿。

在鐵爐谷，食物和衣服同樣缺乏，到了春季，華盛頓便派遣威因到新澤穆，在波登坦（Port-entown）和撒冷（Salem）之間的鄉間搜索牲畜。他在這一區域內橫行，把英軍完全肅清了，帶回了許多牲畜，因而美國人和英國人都稱他爲『牛羊販威因』。威因每次奉到命令，他人都能斷定祇須事屬可能，威因都會把牠做成功的。

## 二 瘋狂的安多尼

蒙穆斯之役

最後，冬季過去了，大陸軍又到平地上作戰了。豪將軍決計放棄菲列得爾菲亞。華盛頓追蹤他越過新澤羅，並且打斷了他的後退的縱隊。但是英軍很有力量，準備接戰。美軍是否進攻呢？

華盛頓舉行了一次軍事會議。與會的人大多數主張避免作戰。後來輪到威因了。華盛頓問道：『將軍，你主張怎麼辦呢？』威因隨即立起，簡括而堅決地答道：『進攻啊，大帥！』

威因的忠告竟被採納了。六月裏如火如荼的一天，在蒙穆斯法院旁，兩軍接觸起來了。威因的兵士各執刺刀，把想越過他們而前進的英國騎兵擊退了。既而李將軍（General Charles Lee）下令退兵。各軍正退時，華盛頓乘馬趕至。他見此情形，自然大發雷霆，他怒罵着李將軍。於是他改命威因抵擋着英軍前進，以待援兵。

守衛兵和近衛兵是英軍中的精銳，以有力和驍勇著名，此時前來衝破威因的陣線。當時一般

人都以為世界上沒有什麼軍隊能在平地上抵擋得住他們。但是他們一再進攻，祇因天氣炎熱和勞苦倒斃了若干人，卻終未能使威因的陣腳稍稍移動。及至他們的領袖斃命，他們便罷休了。華盛頓對大陸會議報告此次戰役的時候，於報告書中所提及的軍官祇有威因一人，而他也確應享此榮譽。

### 斯吞尼角之攻克

威因以下一次的戰功證明是他的勇武行爲之最著名者。在哈得孫河（Hudson River）的西邊，當高地（Highlands）南面的入口，有一個山嘴，這裏有一個斯吞尼角（Stony Point）要塞。這要塞爲英軍所得，因此，哈得孫河兩岸的交通無法維持了。華盛頓甚想收復這個要塞。他因爲做這樣的工作，除威因外，沒有適當的人選，所以便以這工作委他去做。

斯吞尼角要塞被圍於一水潭中，滿潮時水可及頸，且三面都是大水，所以勢極險要，不易攻克。要塞之四週築有隄防，並有木料構成的障礙物，有敵人來攻，則有大礮以資抵禦。駐防的兵士共有六百人。

威因從遠處觀察了這要塞一下，因斷定除突然猛撲外，無法奪取，如使駐防兵士有應戰的餘地，則美軍必致完全死傷。因此，威因秘密準備，祇用少數軍隊，人數僅略多於要塞上的駐防兵士。

威因為求進攻時寂無聲息起見，乃下令兵士祇帶刺刀。在七月裏一天的傍晚，他率領他的軍隊從十四哩外的地方進抵斯吞尼角。各兵士靜悄悄地埋伏於山脚下，聽候進攻的命令。正將到半夜的時候，威因下令『進攻！』全軍分成兩縱隊，向前猛衝，其中一隊由威因自己親自率領。當威因正爬過木料構成的障礙物時，忽有一個鎗彈落到他的頭頂上。一時他昏倒於地下，但他一省人事，便以一膝跪於地上，大呼道：『進啊，我的勇敢的同志啊，進啊！』移時，來了兩個副官，他便懇求道：『帶我到要塞上去吧。我願意死在那裏。』

因此，全體兵士都以爲他們親愛的將軍已經斃命了。於是各持其刺刀，猛力向前衝去，雜亂中祇聽得大家歡呼道：『要塞攻下了！』此時威因乃發見他的創傷並不嚴重。下半夜兩點鐘的時候，他坐在英軍司令的辦公案前寫信給華盛頓，原信如下：

親愛的將軍——

要塞攻下了，戍兵也投降了。看我方軍官和兵士的行動，可知他們都是定能獲得自由的人們。  
你的最忠實的，

安多尼·威因

全國都談論着威因的勇武行爲。有若干嫉妬他的美國軍官稱他爲「瘋狂的安多尼」(Mad Anthony)，但是現在美國人士仍以這個名字稱呼他，以贊頌他的勇敢。格麟將軍，蓋治將軍，和拉法夷脫都特別致意慶賀他。

協助華盛頓拉  
法夷脫和格麟

次年，亞諾爾特 (Benedict Arnold) 的背叛被發覺了。他想潛至哈得孫河中的英艦上，但他在西尖 (West Point) 的要塞遺下了痕迹。這要塞上的戍兵爲數很少，並且很疏於防守，英軍若突然進攻，這要塞說得定已被攻下了。華盛頓當此危急之際，便調集他的賓夕法尼亞的老兵，這些老兵駐紮在十六哩以外的一塊地方。一忽兒也未肯浪費。華盛頓的信遞到威因，是上午一點鐘。過了一小時，威因的軍隊便開拔。他們以極端的速度，在日出之前，便到達了華盛頓的營中。華盛頓起初不相信威因會到達得如此早。他證實了這個消

息的時候，便高喊道：『一切不愁了，我又快活起來了。』他有了威因爲後盾，所以絲毫無憂於心。

拉法夷脫要求威因到維基尼阿協助他攻擊康華理。這兩個將軍一齊向前進攻。威因所得的榮譽尤大。康華理投降之後，格麟將軍又要求威因到佐治亞去協助他作戰。威因祇得了少數軍隊。而和他作戰的英軍，保皇黨，和印第安人人數遠過於他們。

『瘋狂的安多尼』運用着絕大的技能來擔負這番工作。他把英軍包圍於塞芬那城（*Sapannah*），使他們不得進出。克里克族印第安人（*Creek Indians*）想衝破威因的陣線，以與英軍相合，豈知一再努力，終不得逞。克里克族有一個酋長爲威因所斬，但這位酋長以其最後的努力將威因所乘的馬擊斃了。其餘的印第安人都逃到山上去了，英軍也引軍退去。佐治亞州爲酬報威因的戰功起見，乃以一塊有價值的墾殖區贈給他。

威因逗留在南方的時候，性命幾於不保。佐治亞和南卡羅來那充滿了蚊蟲的濕地使他得了一次熱病，結果，英軍鎗彈所未能奪去的性命幾斷送於此。自此以後，他再也不能完全恢復健康了。他因爲有病，所以未能和其他官員一齊在紐約對華盛頓送行，但華盛頓心中並未忘記他。

## 擊敗印 第安人

革命以後，一般人總以為到處都太平了，已不再需用『瘋狂的安多尼』了。但在現在俄亥俄（Ohio）地方，有許多印第安人，因受英國人的鼓動，仍繼續屠殺居民。克拉耳耳將軍（General St. Clair）率軍進剿，但是大敗而回，不敢再進。照此情形，美國實有喪失俄亥俄全土的危險。

當時華盛頓任大總統，而威因則和他的妻子及兩個孩子住在他的故鄉支斯得爾郡的農莊上；華盛頓將他起用，任他為司令，徵募軍隊，以便進剿那些叛亂的印第安人。威因稱他的軍隊為聯邦軍（L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即因為全軍都是新兵，且人數不多，所以他決計先加訓練。俟訓練完畢後，再行調往作戰，經過了兩年之久，才完畢了這訓練工作。

於是威因進兵至俄亥俄西北部之毛米河（Maumee River）建築『挑戰要塞』（Fort Defance），觀於這名稱，可知他對於那些紅皮人，是絲毫不畏懼的了。英國人有一個要塞距此不遠，印第安人即持有英國人的幫助，所以大膽無忌。威因和靠近這英國人的要塞的印第安人接觸起來了。那些蠻人躲於一個很密的森林中，因為嘗有一次颶風颳下了無數的枝幹，所以這森林中

布滿了這些枝幹，使騎兵無法可以通過。威因見此情形，便派遣騎兵到印第安人後方襲擊，同時令步兵從正面進攻。印第安人見勢頭不對，便急速地逃遁了，他們逃遁起來非常迅速，連騎兵趕緊追去，待到達他們的居處，他們已不知去向了。

英國人的要塞上的司令威因道：『你們在這裏做什麼？』威因答道：『我們的鎗口的答覆儘夠了。即使印第安人一向是受你們的要塞保護的，我的軍隊的進行也是不會受多大阻礙的。』這位司令祇好把這番侮辱吞下。他在他的要塞上眼望着威因的軍隊在毀壞印第安人的木屋和田園；但他不敢稍稍動彈，肅靜得和臥在戰場上的死人一般。

這一次勝利使俄亥俄成了自由的墾殖區，從此以後，居民再也不畏印第安人的侵擾了。葛拉克略定『西北殖民區』，但因威因的努力，才開闢了其中真正的墾殖區域。今日這為威因所經略的地方實是美國最繁盛，最富庶的地域的一部分。

兩年之後，英國把牠在『西北殖民區』的領地通通放棄了。英國在底特律（Detroit）尼亞格拉（Niagara）和伊利（Erie）的要塞通通交給了美國。威因奉派到各要塞視察接收。威

因自然是盡心盡力去辦，不肯稍有疏忽的了。

但是不幸，威因在將到伊利要塞的時候忽然得了病，不到一月，便與世長辭了。他在逝世之前，幸得親眼看見美國的國旗在從前英國國旗所在的地方飄揚。他遺言道：『把我葬在這旗竿腳下吧。』國人便遵照他的遺囑實行。過了若干時，他的兒子又把他遷葬到祖塋，其地靠近菲列得爾非亞。

威因一生爲他的國家奮鬥，攻城略地，不畏艱苦，南自佐治亞，比至加拿大，都有他的戰迹。他對於美國建國的功績實是永垂不朽的，無怪美國人誰都深深地感謝他。



## 一一 巴列（一七三九——一八〇三）

『我們已拋棄了我們固有的職業和增加我們財富的希望，以求有所貢獻於我們的國家。』——巴列得爾（Dale）和特刺克斯坦（Truxtun）三艦長致軍政部長書。

### 亡命的愛爾蘭少年

當莫里斯——他是英國的孩子——正在菲列得爾菲亞威林公司的帳房裏當書記的時候，有一個愛爾蘭的孩子，年齡比莫里斯小五歲，逃開了家庭，跟一隻船航抵西印度羣島。這位愛爾蘭的孩子的名字叫做約翰·巴列（John Barry）。不久，這孩子到了菲列得爾菲亞，這大概是因為這是北美洲最大的都會，並且有許多船隻和西印度羣島通商的緣故。

約翰身材高大，體格壯健，並且活潑而忠實。他在菲列得爾菲亞為各種商人的船隻服務。其中有一隻船為威林和莫里斯所合開的新公司所有。巴列在這船上服務的成績很好，所以年齡才二十七歲的時候，便升任為該船的船長。



約翰·巴列

巴列既升任船長之後，便更加認真服務。在西印度羣島和菲列得爾菲亞之間，他航行過不少次數，去時販運小麥和木材，回來時販運糖類和咖啡。不久他便在菲列得爾菲亞自己成立了家庭，但是勉強滿了一年，他的夫人便逝世了。

奉委為海軍艦長

一七七五年秋季，他在大洋中率領着『美國最優良的船』——他自己如此稱呼該船。此次航行完畢後回到菲列得爾菲亞的時候，他便見到大陸會議已將此船購去，以供建設『大陸海軍』（Continental Navy）之用。大陸會議不但需要良好的艦隻，並且需要良好的司令，因此，巴列便奉委為名為勒克星敦（Lexington）的一隻小軍艦的艦

長。巴列之奉委爲艦長和保羅·準茲之奉委爲海軍上尉，是在同一天，但是在兩隻軍艦上，爲這新海軍服務，當時實找不着比這兩人更加妥當的人材。

有兩隻英艦常在德拉瓦灣內巡邏，以阻止美艦的進出；但勒克星敦號竟得設法駛出該灣，未爲英艦所覺。不久，英軍方面聽了這項消息，因而大怒，恨不得立刻把巴列抓到手中。過了三天，巴列又遇着一隻英艦，遂相與接戰，結果，英艦爲巴列所擄。在這初期戰爭中，英艦爲美海軍所擄者爲數甚多，固不止此一次；自此以後，巴列在德拉瓦灣內及其附近屢戰皆捷，深爲英軍所忌憚。因有他在，英軍方面任何小艦進出，都不能保無危險；他又設法使美軍方面輸送火藥、鉛鐵、衣服、糧食等物的船隻不爲敵方巨艦所擊毀。這時假使英軍能夠把巴列抓到手中，必立時痛快地把他當一個海盜絞死無疑。

一七七六年，美軍方面的海戰着着勝利。英艦之被擄者甚多，因而美軍所獲之財貨亦爲量甚鉅，約值美金五百萬元，此甚足爲美國革命進行之幫助。即因爲有巴列等人在海上不斷地奪獲敵艦，所以華盛頓在陸地上的戰鬥才得以按步進行。

巴列的陸戰和海戰

海軍方面雖很努力，但陸軍方面甚爲不利；但是遇必要時，海軍亦可移爲陸上之用。華盛頓越過新澤稷退去後，德拉瓦灣內的美艦便奉命靠近菲列得爾菲亞停泊，幫助美軍防禦該城，此時巴列爲免虛度光陰起見，乃招募了一隊志願兵，送到華盛頓部下服務。他自己的船員中跟去的亦復不少。當華盛頓在特稜吞擄獲黑森人的那一夜裏，巴列所招募的兵士曾幫着划船，結果，隊伍方得渡過滿結着冰的河的。

英軍既經敗北，而華盛頓決定屯軍度冬之後，巴列便仍回到軍艦上。當蒙將軍最後佔領菲列得爾菲亞的時候，巴列便在海上和沿德拉瓦灣上溯的英艦奮力戰鬥。有若干時期，美軍本能使英艦不敢再進，但後來便沿德拉瓦河倒退，惟係於夜中溜過菲列得爾菲亞，未被敵人所發覺。此時巴列正指揮着一個優良的新艦。大陸會議爲免使該艦爲英軍所奪起見，乃令其自沉於波登坦（Bottom）水底。巴列雖依照命令實行，但大聲抱怨道：『不論英軍方面有什麼軍隊來，我都能防禦我的軍艦的。』他本其勇武的精神，極端反對這樣不戰而罷。

巴列的軍艦雖沉於德拉瓦河底，但他仍找得了爲國服務的機會。他想：『既不得在海上，便在

陸上；既不得用軍艦，便用船。」這位勇敢的艦長從軍艦上取了兩隻大划船，並挑選了若干人，一同沿德拉瓦河下駛。他又於黑夜中溜過非列得爾菲亞。過了該城後，又有了兩三隻船前來加入。他們遇着一隻小帆船，正爲英軍裝載人和貨物。巴列追趕上去，與之相並而前；他的部下連忙跳上該船，將所有的人驅入船中。這樣，少數的美兵便把一百二十多個英兵通同生擒了。

當威因去到新澤稷爲屯駐在鐵爐谷的華盛頓軍隊尋覓食物的時候，巴列曾予以很多的幫助。當『瘋狂的安多尼』在庫拍渡 (Cooper's Ferry) —— 卽現在的卡謨登 (Camden) ——

的北郊橫行無忌的時候，巴列也在南郊做着同樣的活動。凡不能帶走的東西，都被他搗毀，因而守在非列得爾菲亞的英軍弄得餉糈不濟。當蒙將軍退出非列得爾菲亞，德拉瓦河恢復交通之後，巴列便奉令指揮著名的同盟號巡洋艦 (Alliance Frigate) 這是大陸海軍之最優良的一隻軍艦。

### 巴列和同盟號巡洋艦

同盟號巡洋艦之得名，是紀念法國和美國聯盟的，卽因爲如此，所以決定其第一任艦長應爲法國人。當保羅·準茲和塞累匹斯號作戰，和他同伴而反

從自己艦上轟擊理查號 (保羅·準茲所指揮的一隻艦) 者，卽這位第一任艦長 (其艦卽同盟號)

這位艦長回到美國之後，即被解職，而以巴列代之。此種處置，實屬很為適當。現在這隻優良的軍艦真可謂得人丁了。

在巴列的指揮之下，同盟號的第一次航行便是到法國去。此次船上載着羅冷斯（Colonel Tatrens），原來法國政府曾承認對於美國革命繼續援助，近來待援正急，而法方遲遲未有動靜，羅冷斯之來法國，便是催促法方繼續予以援助的。此行果然得了結果，所得的經濟協助便是供莫理斯開辦北美銀行之用的現金。

同盟號在回航的途中，遇着兩隻英艦。這兩隻英艦都比同盟號小，但牠們竟敢追隨在這隻大巡洋艦之後，猛加攻擊。此時適風停浪止，結果，同盟號如木頭一般靜止在水面上。於是這兩隻小艦不用長槳，划至大艦後端，向艦中任意射擊，而大艦無法射擊兩小艦。

同盟號似乎不利了。在敵方炮彈轟擊之下，艦上木料紛紛破落，兵士紛紛倒斃。艦長巴列亦在肩中中了一彈。創口雖隨，即為艦上醫生所割，取出炮彈，但巴列因流血過多，體弱不能支持，不得不在艙中安息。移時，他的軍官推舉了一個人前來報告道：『英軍攻擊我們正急。我們不得不投降。』

了。」

巴列聽了這話，連忙從座位上跳起，答覆來人道：「你們如不能和敵人死戰，便把我帶到甲板，我自己來作戰。」他的部下聽了這話，便勇氣倍增，大聲歡呼，於是提起精神，仍各回到原來位置，開放所有堪以轟擊敵人的少數大炮。此時微風忽起，於是同盟號復移動起來，首端轉向敵人，射擊未久，敵人的國旗便中彈而倒。此時巴列的各軍官心中的歡快也可想而知了。

巴列曾用同盟號作美國革命的最後一次海戰。這是發生於一七八三年春季。距英美兩國和解尚有一月的時候。當時巴列率同盟號和另一隻美艦從哈瓦那(Havana)回國，艦上所裝載的是西班牙銀幣，是預備供發給軍餉之用的。忽後面有三隻英艦追趕而來。同盟號本來速率最大，當時海上任何軍艦都不能與之並駕齊驅，可是另一隻軍艦則速率很小。巴列看見有一隻法國軍艦距本艦不遠，因而招呼牠前來援救。他對另一隻美艦的艦長說道：「你先向前開行，我和法國軍艦照護其餘的人。」同盟號先和第一隻英艦相撞，那艦本比巴列的艦重些，但卻幾乎被撞毀了。繼則巴列準備和其餘兩隻英艦相接觸，但此時卻又發見那隻法艦並未前來援救。於是他不得不放棄

那隻破碎的英艦，向前逃避；三隻英艦雖未完全被他擊沉，但他的同僚和艦上的現金都未受絲毫損失，真也不是易事啊。

巴列和  
聯邦號

此時巴列年才四十四歲，從此以後，他便仍從事和平的航行，九年之中，便坐擁鉅資。他曾績紘至此，便於甘諾爾河（Gunner's Run）畔建築了一個住宅，題名『草莓山莊』（Strawberry Hill）。他於此住下，不再經營事業了；但過了數年，美國政府又復起用他。

原來大西洋中的法國人和地中海中的巴巴利海盜（Barbary Pirates）時常劫奪美國的商船。當時大西洋中和地中海中並無一隻美國軍艦，所以美國政府對於此事無法加以制止。後來美國政府便在各海港建造優良的軍艦。最先下水的一隻係在菲列得爾菲亞建造的，牠的名字是『聯邦』（United States）號。任該艦司令的便是巴列。當巴列步上聯邦號的甲板的時候，心知自己將為聯邦新海軍的第一隻軍艦的主人，試想他是何等的欣喜啊。

大總統華盛頓對於巴列，尤表示崇敬。他委巴列為美國海軍副少將。於是巴列率領一列艦隊

至西印度羣島保護本國船隻，以防法國軍艦之俘擄。巴列這樣游弋了好幾年，後來美法兩國的糾紛結束，恢復邦交，才停止了這種工作。其時適哲斐孫初任大總統，縮減海軍，於是聯邦號便也入塢。

巴列的航行工作已經停止了。他此時因為身體羸弱，便把他的每日時間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時間住於他的鄉間住宅『草莓山莊』，一部分時間住於他在栗子街的城市住宅。當美國艦隊在地中海中和巴巴利海盜的船隻作戰的時候，巴列逝世了。他的墓碑上有道：『他的為他的感恩的國人所愛，正不減於其為他的家人和朋友所愛。』此話誠屬確當，原來他的同胞誰都以承認對於巴列應深致感謝為榮。



## 一二 毛侖保 (一七四六——一八〇七)

『凡付託於我的事，不論其屬於那一部分，我都以極大的興趣去做。』——致華盛頓書。

毛侖保  
父子

在哲斐孫出世的隔年，有一個路得派 (Lutheran) 的牧師從德國到了非列得爾菲亞。他的名字是漢利歧·毛侖保 (Heinrich Muhlenberg)，一名亨利·毛侖保 (Henry Muhlenberg)。當時居住於美洲各殖民地的德國人有數千名之多，其中有許多人都信仰路得派的基督教，但是並無路得派的教會或牧師。亨利·毛侖保前來的任務便是召集美洲路得派的同志共同集會禮拜。他辦理這種事務非常熱心，並且對於一般人民非常和

善，以致他們一致稱他爲『慈父毛侖保』以示愛戴。



約翰·彼得·毛侖保

這位仁慈的牧師在菲列得爾菲亞共住了三年，從事監督該城及其附近的路得派教會。過了這三年，他便遷移到了特刺普 (Tisppe)，仍從事監督教會。在特刺普，他的長子彼得 (Peter) 出世了。彼得長成了一個高大而強健的鄉間少年，酷嗜漁獵。但他的脾氣很爲暴躁。『慈父毛侖保』時常到其他各殖民地監督教會，所以在家的時候很少，因此，彼得很能隨自己的意思爲所欲爲。

『慈父毛侖保』在多方面都是一個澈底的美國人。他主張路得派教徒都須學說英語，讀英文書，否則他們必不能做良好的美國公民。但毛侖保對於他自己的三個兒子，主張他們仍須回到德國去受教育，俟學成後再回美洲。因此，他打發他們一齊搭船回國。其時長子彼得年方十六歲。這三個孩子此時便離家遠去，似乎年齡尙嫌太小。

彼得加入騎兵

彼得發見德國的學校比他所見到的學校都嚴格得多。他在美國時，無論在校內或校外，都很自由，即因為自由慣了，所以在德國老是感着不安。他忍耐了一年光的景。後來有一天，他所進的一個大學正在舉行慶祝會，他的教師忽以侮辱的態度對他講話，他憤激之餘，便打了教師一下。

他自知必被開除，便不待學校通知，即將行李整理好了，自行出校。他走到街上時，見到有一隊騎兵適從面前經過。彼得便向一個軍官問道：『你們招收新兵嗎？』那位軍官看着這位少年，見他雖尚未滿十八歲，但是身材高大，並且發育很快，因而便說道：『招募新兵。』由此，彼得便做了一個德國兵士。

彼得在軍中共有二年。他大概會屢次悔恨不該入伍，但他自己無法脫離軍籍。恰巧有一個英國軍官，從前曾在美國服務，此時卻任職於德國。當他在美國時，曾屢次在菲列得爾菲亞『慈父毛倫保』家中受其款待。有一天，他偶然見到彼得和同伴騎着馬在街上走，彼談之後，乃得悉彼得入伍的原因及現在的心願，因而便爲他請求退伍。

愛國的  
牧師

當兵的經驗使彼得得了一個教訓，便是從此知道遇事不可倔強了。他回到美國時，外貌像一個浪子，但他的父親卻未加以深責。『慈父毛侖保』見到他的兒子已經改過自新，便希望他成功一個牧師。彼得也許會想做別的事業，但終於服從了他的父親的希望。他在這方面深入研究，後來便奉命主持新澤稷貝得閔斯特 (Bedminster) 地方的教堂。他於暇時仍從事漁獵，但從此卻能安心做一個真正的宣傳福音者。

正當英國和美洲各殖民地之間的糾紛日益激烈的時候，彼得便做了維基尼阿美麗的申喃多亞河流域 (Shenandoah Valley) 的武德斯托克 (Woodstock) 的路得派教會的牧師。他們父子兩人都很熱心國事。他倆一個在賓夕法尼亞，一個在維基尼阿，都竭力勸導他們的教徒努力做美國的良好國民。後來彼得和華盛頓及巴特里克·亨利相友善。據說他時常和華盛頓一齊出外打獵，兩人雖都善於射獵，但彼得的技能尤精。當巴特里克·亨利作他的那次最偉大的演說的時候，彼得也曾坐於聖約翰教堂中。

當巴特里克·亨利奉命統領維基尼阿的軍隊的時候，彼得·毛侖保亦曾奉委為陸軍上校。

當時他年約三十歲。他得奉委此職，可見政府相信他在申喃多亞河流域的許多德國居民中有很大的勢力。但是毛侖保徒有空銜，並無軍隊，所以必得自行招募。

毛侖保在申喃多亞河流域廣事宣傳道，在一七七六年一月之某禮拜日，他將作最後一次的說教，此後便不再在武德斯托克做牧師了。到了這一天，教堂裏擠滿了教徒。他說了一個奇怪的說教，激起了全場的人的愛國情感。他末了說道：『萬物都有一個時機——說教的時機和祈禱的時機。又有作戰的時機，這時機現在已經到了。』

這位說教者說至此，便把他的黑袍（牧師禮服）卸去，現出他的軍服——儼然一個軍官模樣。當他從說教壇上走下的時候，教堂門前便有鼓手鳴鼓招募新兵。於是他的信徒都趨來包圍着他，急欲報名應募。這一日之間，便招募了三百人。沒有經過多時，便招足了一千人。

### 戰場上的 毛侖保

毛侖保的部隊以紀律嚴明著名。不久，毛侖保便升任為旅長，統領四團軍隊。他的第一次重要戰爭便是布藍狄威因河之戰。豪將軍以大隊人馬從遠處繞道渡過該河，向美軍猛撲而來，美軍於惶惶之際，狼狽後退。此時毛侖保的部隊奉派前來救援。他們先

行掩護後退之兵過去，然後整齊陣勢，和敵人奮力作戰。

當時兩方人數大相懸殊，且已至最後搏戰的時期，故兵士多用刺刀殺敵。敵軍中有黑森人若干團。其中有一團便是十二年前毛侖保曾在其中服務的一團，惟此時係作步戰。毛侖保有許多舊同志仍在軍中。當美軍進攻時，他們的身材高大的領袖騎着一匹白馬，引起了每個黑森人的注意。德國兵士中相繼叫喊道：『魔鬼彼得來了。』由此可見彼得必會因此次戰役得了善戰之名。總之，『魔鬼彼得』的軍隊一直到日落的時候，都曾遏阻着英軍和黑森人之前進，而使其餘的軍隊得以從容後退。

當戰事發生於澤曼坦那座堅固的石室旁的時候，毛侖保將軍的部隊衝入英軍陣線。及至下令退兵，他們差不多為敵軍所打斷，不得和本軍相連絡。後來他們經猛力戰鬥，並且死傷了不少的人，才得復和本軍相合。當他們後退時，毛侖保本人尚立在危險的地位，和敵軍很為接近。他已許多時沒有脫離馬鞍，所以很想睡覺，幾於不能支持。恰巧前面又碰着一道籬笆，那疲乏的馬竟不能一躍而過，於是由若干兵士拆毀這道籬笆。當他們正在做這工作時，毛侖保忽然朦朧欲睡。此時有一

鎗彈呼呼地從他的耳邊掠過，他便驚醒了，祇聽得英軍方面大呼道：『打死那白馬背上的軍官！』他掉頭一望，瞥見有一個英國軍官正舉着一桿毛瑟鎗對他開放。第一彈未中，正放第二彈，但是毛命保也極其敏捷。他連忙從手鎗袋中取出了手鎗開放，正中那個軍官的腦袋。那個軍官動彈不得，而毛命保已躍馬馳去了。

戰事終止後  
的毛命保

在鐵爐谷，蒙穆斯，約克唐，及其他許多地方，毛命保都會表現他的忠實和勇武。但他並不醉心於求名，並且不追求上進的機會。戰事終止時，他仍在爲國服務，惟其時已升爲陸軍少將。他的武德斯託克的教會同志盼望他回去仍做牧師，但他不願意。他說：『既做了軍人，便不再做牧師了。』他移家至特刺普，居一年後，乃當選爲賓夕法尼亞的副州長，其時任州長者便是佛蘭克林。

當是否採用聯邦憲法的問題在賓夕法尼亞發生之後，毛命保將軍曾在該州德國人中努力宣傳，勸其投票贊成這憲法。他對於這班德國人很有勢力，實際上，賓夕法尼亞一州所以得贊成這新憲法者，大部分係得力於毛命保一人。賓夕法尼亞的態度又影響了其他許多地方。

毛侖保將軍曾兩次當選爲賓夕法尼亞的代表，在華盛頓任國會議員，又曾任上議院議員一次。賓夕法尼亞的德國人中每有重要的政治問題討論，一般的問題便是：『毛侖保將軍的意見怎樣？』他們都知道毛侖保從未因自私自利的思念動過心。他一生中都是賓夕法尼亞全州德國人中的領袖。他的墳墓便在特刺普他的生地，靠近教堂。他的墓碑上的文字是：『在沙場上勇武過人，在一切事務上都令人生敬。』

借書卡片

923.2  
5713

02710

美國建國偉人傳記

到期日	借書人姓名	單位
2月19日	曾鳳翔	總科
	止士.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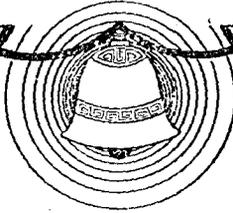
社會部  
圖書館

類別

923.2  
5713

登記號

02710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美國建國偉人傳記

全一册 實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Walter Lefferts

原 著 者

選 譯 者 宋 桂 煌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南京河北路  
南京河北路  
上海福州路  
上海福州路

(192)

78  
309049



美國建國偉人傳記  
實價四角